彙纂功過格

9
3876
4

門口9
號3876
卷4

彙纂功過格第四卷

修身格 總論

存諸內者爲心術。見諸外者爲行誼。二字所包甚廣。格中既各爲條例。故其所列。只就起居作息進退周旋處言之。大要處身以勤。持己以恭。毋涉浮夸。毋忽細微。循循於爲己。而終身不敢暇逸。是此條垂訓之意也。

○明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黃陶菴云。人必在小事上。剗定脚做大事。始無失。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要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6.6.6 購
藏臺

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爲者漫不省點。則併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管幼安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自反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既而幷辛不覆。昔賢之自責如此。求全于行誼者可知所勗焉。○蔡虛齋密箴曰。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只似爾七八尺之身。毋徒嘐嘐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一功

勤理正務。不虛度光陰。一日一功。

發明 羅景綸曰。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書。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附錄 長慶時。新平尉裴璞素稱正直。卒於任所。其外弟韋元方客隴西。逢璞于道。騎從甚盛。元方驚拜問曰。兄去人間今何職也。璞曰。我職四川刷掠使。凡人一飲一食皆有定數。況貨財所獲。其籍有限。踰籍則陰吏往來刷掠。或自耗費。或遺橫事。一切財利損失皆吾輩掠取耳。農勤得穀。商勤得財。士勤得祿。只是本分。失之則併本分。只這一碗飯。自營苦。只這一碗飯。自營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斯言極爲痛切。可以識不勤則併本分失之之理矣。

◎持己矜莊暗室無惰。一日一功。

發明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程子曰。安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又曰。嚴威儼恪。

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黃勉齋述朱子行實曰。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言厲。其行篤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閉居也。未明而起。潔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用。必整。其飲食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所倦而休也。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寢。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白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薛敬軒曰。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敢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黃陶菴曰。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凡百巖整有常。過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揔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于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瓛兄瓌夜隔壁呼瓛共語。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瓛曰。頃束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耶。吾輩平。居。謔。浪笑。傲之時多。齊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愚謂克守是條。方免二者之病。◎曰聞以正。

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張敬夫見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

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
笑曰自家一笠尙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不
知者評論此事鮮不以帝爲拘偏過當矣抑知治平
本於正修其理甚細江陵一代相才然原本欠闕瑕
類正多非修身難言善世非細行不苟必不能以修身聖賢垂訓固不易也

◎作事勤敏

周詳小心愼密 袾宏 李衎嘗語門人曰吾居官事理了之必不留積至明日作事法此自無闕冗之失○薛敬軒曰作事切須謹愼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澗略余覺有澗略之失宜謹之○晦庵告陳同甫曰眞正英雄邯鄲學步終歸蠖濩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邯鄲一點使不著也

已所未能不自隱諱 袾宏 呂叔簡曰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而能之名而自棄於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於聖人也歟愧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 敬事 司馬溫公家居時每與從學者講書一日往鳴條山省墳小憩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瓦缶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

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方善長曰。使他人當此。何難設一詞以塞其問。而公則必為之沉思。思之未得。則實以未究心對。此公之所以為誠也。○李及為監司。仁宗問曰。卿實不知他日擇官為諸路按察。屢薦不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不知麥價幾何。對曰。臣實不知。他日擇官為諸路按察。屢薦不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以及對。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必待忠信誠實之人。如麥價多寡。有甚掇一數目。不得。彼直以不知對。其誠實可知。自是屢蒙信用。◎

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內悔勉力思改。發明

晦翁曰。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體察。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敬事

楊時發先生少精悍。不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殆未之思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即夢。寐中。怒艾涕。切至于感泣。久之。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牧童樵子謂余曰。我誨汝。吾亦當敬聽之。○沈東老先生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嘗曰。霽每夜就枕。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必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于壁。後不敢再失也。○黃萬祐修道于黔南。無人之境。主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祐曰。我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勘其過耳。朱日升曰。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集。及至迴思往事。恒若不見有短者。心粗而氣浮也。仁行勘過四字。可作頂門針。

附錄

先正格言曰。人最不

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為故常。悟不為意。以至敗行喪檢。此莫大之患也。

◎從一善言。

附註 嘉其能從善也。若所為之事。另記功。

附錄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提禮闈。不待延試而歸。閒太尊用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閻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閻公責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孫學士元志刑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常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以為迂拘曲謹。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噫。如元忠者。真可謂從善如流哉。

附錄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哉。又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摸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三功　聞一過即改。

徵事 宋蔡齊喜酒。居官時。每飲輒醉。太夫人年高頗憂之。門人賈存道過公數日。愛公之賢。慮以酒廢事生疾。乃作詩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覽。然謝之。自是終身未嘗醉。如此門人。固不易得。然要非公喜于聞過。亦未必能

改之速也。◎納一逆耳言。發明洪自誠菜根談曰。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之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徵事李昉丁太夫人憂起復充職。竇鞏責之曰。魚袋之設。取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為飾者。亦身之華也。子居憂。雖恩詔抑奪。不當有金玉之飾。文正謝不敏。且誌于心。曰為人子者。喪禮固非預習。然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縉紳之列乎。竇兄真長者也。○王懿敏公知諫院時。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公聞入言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已服事朕左右。當奈何。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以錢三百千錫王。德用所進女。押出內東門。迄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纔。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臣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帝之聰愛其女。至於泣下。可謂情淚不能捨矣。而卒抑已欲以從臣言。何其剛制哉。納逆耳言至於如此。固難之難者也。◎聞人毀己刻意內考。發明南山子曰。好毀人者德日損。幸人毀者德日崇。徐偉長曰。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矣哉。按有其實者謂之毀無其實者謂之謗。謗且不敢不自咎。況其為毀乎。○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附錄陶樹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交兄所不及誡。

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託出。此際正須反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當拂意時動氣輒自懲遏令之消鎔。發明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當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當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呂叔簡曰。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弘。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許魯齋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故怒時凡所欲為。雖似甚近理。勿疑。勿信。勿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袁君載曰。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柴文伯曰。怒時之言多失體。須加簡點。至於盛怒之際。尤易遷怒。因而與他人言。亦不遜順。安得不以招尤。古人所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更宜為戒。諸晉三曰。怒之防戒如此。則省克之功。安得不亟哉。附錄 吳康齋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怒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

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自返遥人。能愧恥奮勵。發明能自反者。乃有愧恥。有愧恥者。乃能奮勵。今人至然頽木。雖一無所長。未始不揚揚自尊。孰肯返入身來。將自己有忌人之心。曷嘗生恥己之念。昔人道破世情。謂人於利欲上。只知有己。人於才德上。却又不知有己。蓋多身為庸愚。而莫自覺其庸愚者。豈非自返之難哉。雖然。能自返矣。則又毋徒為歉然遜人。天下事未有不可用力而成者。晦菴先生謂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在有志氣者自勉之也。○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陸道威曰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廣義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雖他不得。○陳白沙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為學要積累。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眞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此無他。平日激昂以為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其病在於心不寧靜。無眞知實見。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五功

一曰應接繁劇。隨事處置合宜。無厭無倦。發明薛文清曰。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又云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陳仲醇曰。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莫實寧耐。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席文輿曰。正要耐心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晦翁云。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學大進。可知學者於繁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敬軒云。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敬齋云。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又云。事事要打點合義。則心亦不放不亂。

十功 讀書必整衣冠。作字必令端楷。經月無間。徹事張子韶先生。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游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為伍也。○蕭德言為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讀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程明道先生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江夏賀對楊先生。提躬端方。晉秩宗伯。其標封字皆細楷。楊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近陸稼書先生。生平不作行草。

後生宜以爲法。○薛敬軒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卽此是敬。不屬虛處。謹之。○黃魯直曰。司馬溫公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頓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朱文公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里巷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遽。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每食必重念稼穡艱難。并念上天先聖養人之功。

終食不忘誠敬。經月無間。發明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舂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試誦此數語。而臨食之時。不得不竦然加敬矣。附錄學齋佔畢曰。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爲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未食先出生。卽孔子鄉黨所謂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宋文公註云。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此聖人之誠。余又于禮記及左傳有云。予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蔬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爲禮。今之腐儒。非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爲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

髡徒得竊我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即鄉黨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二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猱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爲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彌月困

增註 此即孟夫子所謂忍性也必久而能安乃可記功 **發明** 吳康齋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善心之生驕後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 **徵事**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幛加於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舂日已酉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有學問人固是如此◎劉忠宣公下獄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戍蕭州有致餽者謝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資來爲僕竊去憶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編衲擔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瞻惠不遺嘗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焉韋以適已爲悅哉夫不求適已斯能處困而安於以見昔賢學識之淺至也◎黃山谷嘗云余謫宜州所餓城南民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聵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顧氏庭聞遣逃曰山谷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

前去。要識平生鐵石心。王定國有歌兒曰柔奴。從定國南遷歸。東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轉人遷客聞其言。眞可令炎海變清涼也。**附錄** 海鹽人吳昂號南溪。家貧聞海寧有祝先生萃者。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既至。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惟室傍一牛棚。幸無牛。生可居乎。昂唯唯。先生使人掃除塗壁。昂解衣雜塗人共作。先生持教嚴。常眹戶以察群弟子。昂在弟子中最苦。外披一敝袍。而裏一收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室中以敵寒。而日夜誦不輟。後至歲除告歸。先生憐其酷貧。贈以二金。至新正。門人拜賀先生。而昂則到館就學矣。後官至方伯。以廉辨聞。爲名臣。余見近日讀書子弟。輒以貧困

繫心。朝夕於憂愁之中。而不充卒業。則安可不聞吳公之事乎。○楊門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京監卒業。不攜一童。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陳公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館課不是過也。學者必具此一副耐苦安窮志節。庶幾德日以進。業日以修。◎**一月內火氣不生。在在歡喜。** **徵事**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之。容。○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呂東萊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語發洩省。而忿懥渙然自是從容和緩與人言未嘗有疾遽色。而諄至眞懇出由衷。加之婉與使人日心醉而不自知。居恒言人患矛小諒。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尤患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實深厚。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明。而用裕資深。朱文公稱其身備四氣之和。儒者氣象當如是也。

◎過失意事。絕無尤怨。益思自脩。

袁明袁君載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闕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

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相去懸絕。要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

徵事 柳宗元以讁謫永州。其母盧太夫人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於罰。今將大警於其後。明者不悼往事。畏徒戚戚爲也。敬慎而已。○蔡西山先生從朱文公遊。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僞學之禁。先生已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嘆息泣下者。而先生咨疑質是。灑如雍如也。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

矣。衆謂行宜緩。自愛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
棲同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貶
所。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
得罪故。遂自懈弛也。○吳康齋先生嘗語學者曰。我
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
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受一寵若驚。得
一譽若訝。益思勉德以副之。徵事 宋王旦歷遷平章
承恩寵。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
也。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轎出都門。百官餞賀。莫不
稱榮。公曰。我何益於國。祇覺反側不安。此受寵若驚
者也。○隋李士謙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
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
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設粥賑濟。死者瘞埋之。或
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可鳴。人無知者。今子已
知。何謂陰德。此聞譽若訝者也 廣義 受寵得譽。少年
之人。悅心快意。每易長虐驕。增惰慢。倪正父曰。逆境
難堪。久而有益。順境快意。易以壞人。吉哉言乎。昔高
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
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
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
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傍。何不相
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此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
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
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大事難忍能忍。
小事 按格中既曰忍受一橫逆。又曰受人一不堪。而此又曰難忍能忍。反覆參讀。求
識其所以分別。繼觀廸吉錄云。凡施濟人。定要受虛

怒。爲人講。定要受恨責。任事定要任怨。勸化定受譏彈。寬厚定遭笑侮。此是挾以俱來。底。不辦此根。非能善者也。意者難忍能忍。謂此等耶。敬事步隲避亂江東。與廣陵衞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者。郡豪族。隲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以美瓜獻。焦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所以來畏其彊也。今去爲高。低取怒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隲旌惟菜茹。旌愈恥。隲辭色自若。焦自亨大案殽膳。隲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隲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隲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隲爲刺。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此亦難忍能忍之一証也。○呂東萊曰。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貧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眞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我之爲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豈眞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夫心者我之心也。治我之心而已矣。何暇助貴者之怒哉。其言甚達。存此見者。無地不可忍也。○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此事亦是一証。○賈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躭。躭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

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處順境而逃。或逢逆境而懟。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眞有心之丈夫也。如此存心。何事不辦。可不勉哉。

二十功

易犯之過。常自覺察。痛力改除。勿使再犯。 徵事 朱子

少從劉屏山問入道次第。答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胡原仲言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觀玩之。從此遂不性急。按公自幼。于省克甚力。嘗飲酒過量。遂終身不復飲。嘗好奕。後絕不復奕。官京師。

請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廣州古成之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榜未出。外已聞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愚按凡若此者。皆可謂難忍能忍。然豈僅十功之可盡。直當加數倍論之。

◎習學一正

經業。必底於成。不令半途漫廢。 箚朗 遺教經云。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則事無難者。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出躍經曰。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譬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蓮池大師曰。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

嘗欲置側室。已忽曰。吾親違養千里之外。曾是爲急乎。已之亦終身不置姬媵也。發明 唐荊川曰。學者非無痛癢之爲貴。而以眞知痛癢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偏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眞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精註 按格中有三條前云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悔改爲一功。後云變化一件氣質爲百功。合諸此條詞意似乎相同。細分之。蓋記一功者。就舉念而言記二十功者。就一事而言。正不免于用力強持。若至于變化。則根蒂剗除。德立行成矣。故記百功以重嘉之。相同之中。實鑿然有別也。

◎佩服一至德言終身勿諼。徵事 劉元城受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溫公教之以誠。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頗易之。已退而自檃括。凡日之所行。與所言予。盾者多矣。遂深省力行。七年而後成。後常自言。得于溫公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賀醫間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先生曰。得毋鋒鋩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沈和平。乃爲美耳。于是遂作書室于後圃。偏書深沈和平向上之語于目前。令有儆惕。必期至是。乃已。竟成名賢。常曰。白沙之惠我不淺。佩服至德言者。請以劉賀二公爲法。◎剛介自持不曲徇一囑託。增註 此但指其事而言。如贈金能邦另有不取不應得之財例記功。發明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朱子曰。世衰道微。小人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徵事 蔡虛齋爲諸生時。與邑令善。有友隱憾一縉紳。以

公爲令之耳目所寄也。持紳賣令事。賂公言于令。公
艴然曰。稱人之惡。敗人之交。是何等心術。而子欲以
財故陷我于大惡乎。爲歌蒹葭之詩以絕之。○袁樞
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悼家力求濶飾其傳。樞曰。吾爲
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論。時
相趙雄嘆曰。無愧古良史矣。○俞繪嘗爲考試官。有
懷金賄之者。却以詩曰。祇節風高邯鄲暮。金。讀書應識
古人心。青雲不是人情路。好向牕前惜寸陰。羅一峰
章楓山以勁時相謫繪上疏請罷已官以留二人。其
節概亦不凡也。○吳忠節公拜都諫北上。邑令某謁
公。時歲在壬午。令當分省試。公之子應試。令囑囑欲
有言。前席者三。卒不克言而去。公中途
遣書誡其子曰。前者令以不肖薄昧我。彼雖不言。我
固知之。凡人之情。試期于得。今汝之試。以不得爲得。

苟違我言。毋相見也。○劉元城當宣和末年。既老。名
益重。梁師誠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
默嘗趨走前後者。使緘書致公。欲鉤致大用。默至三
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
動公。公笑曰。我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廢斥三十
年。未嘗有一默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
司馬温公于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眞義不
曲徇者。豈惟囑託。凡不徇流俗以波靡。不徇權勢而
容悅。皆謂剛介自持。故雜誌數事于此。○尹和靖應
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尹讀之。慨然曰。
是尚可干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劉漫塘赴進士舉。詔仕者自署狀。非僞學。不讀周
程顧等書方得試。劉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事。

首。可斷。狀。不可得也。不與試而歸。遂終身不出。○魯狒狒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宏識遠。天下以為表儀。為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狒狒舉觴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狒狒。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觀者竦然。○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倅閻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宪直愈怒曰。即提學宪。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辭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程明道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後供帳。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耳。取于民。法所禁。獨有公故。青布帳可用耳。中正亦知先生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海剛峰為淳安令。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諸令長咸媵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剛峰獨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聞其強項。亦敬威去。○李舜工垂還朝。閽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為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顧涇陽為戶部主事時。江陵相病。舉朝若狂。為禱于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一時皆憚其丰采。○魏文靖公為南吏部尚書。進表至京

乞歸老。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我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堅請罷歸。○朱文公以宰相王淮薦提舉江西刑獄。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姻家。業已遷官矣。公至境。赴愬者紛紛。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公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從之。以是嫉淮怒。然公不顧也。又公罷職後。以薦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卽入對。毋及也。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面諛乎。及奏對。反復于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爲動容稱善。○傅簡肅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卓陳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斁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謀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章楓山爲編修時。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先生不奉詔。以爲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資。上疏諫止。延杖謫官。士論偉之。同諫者四人。號四君子。○以上皆剛介自持之大者。視所爲不徇請託者。功尤偉焉。

三十功

夙興夜寐。經年無間。 發明

徵事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于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卽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篝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卽自起發燭。點燈著遞。夜夜如此。天明卽入宅起居其兄。坐床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 附錄 醒書曰。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夕。鬼。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

有用日力。强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尙勗之哉。

◎律身嚴謹。不牽引於情欲。致損敬脩。經年無間。增註

張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遂止。趙閱道帥蜀時。有妓戴杏花。色甚麗。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卽應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公悅之至晩。使一老兵召妓。未至。公忽厲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後出曰。其事相公久。相公於邪徑分毫不染。今日此念。不過一時便息。其實未往也。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淸也。而皆未免强制。人欲洶可畏哉。○餘冬序錄云。胡濙菴海外北歸。飮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晦菴先生客胡氏館。觀壁間詩。因題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發明朱子曰。幽閒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可想見大儒敬修工夫。○褚弘受曰。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儒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卽觀於飮食。甘美適口。聖人亦猶人。夫人情。非如釋氏之必却之也。然饜飫而縱恣。其欲。則聖人必無是事。苟甘美不具。聖人又豈嘗圖念之哉。隨其大常。而自有節制。此所以爲聖賢也。以是而思閨閫之間。和好其情。道所固然。至於放逸而流。其必知所謹矣。

五十功 容止合度。細行不虧。經年無間。增註

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溫。而莊。坐不箕踞。臥不如尸。體不裸露之類。○按一功

中有云。持已於莊。暗室無愧。而五十功中。復有此條。彼以日計。此以年計。當亦嘉其能久而加記之者歟。且但言於莊。不免嚴厲之意多。至於中度。則必雍容不迫。有可馴致於聖人中和境詣。嘗聞伊川先生有言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以是思之。可知持已於莊之功。尤必進於動容中禮。而後爲精純無間也。功過格分條之意密矣。◎有所偏嗜。不自徇欲。毅力禁制。終身勿使流放。發明程子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尹和靖曰。克已惟在克其所好。如好貨。卽於貨上克。如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張南軒曰。克已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刀。然刀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觀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其能若是乎。徵事漢邴原舊能飲酒。游學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徒步負笈。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師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耳。今當遠別。因見旣餞。可一飲乎。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同坐者皆嘖嘖嘆異。愚按邴君之飲酒。量旣寬洪。又未嘗傳其有酒失。疑遊學時少飲無傷也。而志有所專。遂絕意於此。眞有得於淡泊寧靜之功者歟。格所云偏嗜。邴君非必有之。而所云毅力兩字。邴君則誠不愧矣。○程明道少好獵。見周濂溪後。自謂今無此矣。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自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

果未也。觀此。知不專恃乎一時禁制。而必循此終身。乃見學力耳。◎不苟且求一名位。不苟就者加倍

徵事 謝上蔡事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罕習戴記。決科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曰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上蔡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我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譏。遂託辭不往。是歲恰中武公房內。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求者也。○潘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位釣和。故遺意良貴。正色謝絕之。高宗朝。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所能爲。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則他日立朝。何以展布。即日乞補外。裘顏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所爲。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褻裳就之哉。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就者也。○陸平泉子彥章。巳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

後母趨提徑母曁欞門乃吾子也濫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冀服不置○高忠憲家訓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蓽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貴顯後不改素風 徵事 劉忠宣公大夏尊人名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恭襄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遣一价往瞷价還報曰嚴富厚雅稱一官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却之劉嗣見具茗一封蜜一缶耳公嘉納之尋擢劉爲御史在臺中亭同僚二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時忠宣公尚幼問父在否曰在鄰家磨麵詣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鄭漢奉曰嗚乎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欵同寅則枯魚一味价視之則兩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盆煤竈猶然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鄰家忠宣年幼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眞可欽仰近世爲官者受用日豐勢焰日張行誼日薄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楊誠齋父子著清節其家短椽土牆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沈慶之以司空加賜几杖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富貴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爲乎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

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黃學士云。夫方貴而逆思貧賤之去時。既貴而追思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柴文伯曰。恬淡自安。景色清高。氣體曠怡。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淒涼。政不免世之攖佛矣。要須於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顧端木著孝廉箴曰。姚現聞先生嘗述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曰。近見孝廉廣餙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恥事。且此種種從何指辦。恐一切貪昧苟安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慎。噫。微切哉斯言乎。昔先伯祖恒齋公以孝廉家居時先文康公方在政府。然謙損儉約。無異寒素。一日偶飛蓋擁輿過里中。里人指曰。長厚者亦復爾耶。先

裕公師也。厭惡浮靡。既登第。辭居鄉里。多種木棉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常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爺。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爺。促家人牽船徑去。○喻喻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做褲十年不易。縱補幾無完處。朱少府衡獄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和衣褻服。紅紫爛然。安居逸處。無事不以便令供之。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史稱劉

曾祖聞而大慚。爲閉門月餘。不出。卽此一事。先輩典型。邈乎難矣。余見時猶及見父執季思先生每過從。止御白布袍。從一老蒼頭。擯禪草屨。然兒者莫不肅然增敬。蓋如昔人所稱神人端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嗟乎。士之取輕重謗譽於鄉黨。豈偶然哉。○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饘黃菅一升。歲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噎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給絕粮。丙辰報至。則淡夜巧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之。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吃。寧用米糜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塲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井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廬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

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畧云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於身勿效福歲之華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澤已暗暗消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答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馮少墟先生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一曰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寧入一步凡事儉用一著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一曰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之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有素矣而出身登仕之日猶不忘自儆若此其亦淡

慮夫勢位之足以移人也歟○附錄李謙菴曰立德途而靜觀羣往來者不絕也攤版籍而周覽登戶口者無算也要其克刻鷙戾號為秀才蓋已千而得一焉若夫所稱鄉紳不啻萬而得一矣以一人而為萬姓不敢仰望之人當識造化之降生蓋甚不輕也既為天人所貴異敢不思有以裨益於天人地方利病我可陳之斯人寃抑我可白之里之爭訟我可解之俗之愚惑我可化之蓋鄉紳之易為功德仍不減秉權而行政者僅以閥閱自娛已覺有負於彼蒼特加尊隆之意況敢逞勢而驕恣哉冥冥中必不容之此理所固然者也愚深愛其語之剴切所以提醒貴顯人者至矣○有顯官歸里餽者迓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警者亦茹恥愧謝獨鄰居一室蹙眉遠引若避寇然怪而問之慽然曰所貴錦旋者

謂其得時行道。庶吾鄉里。令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庶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虞。吾不早避。其亦不見幾矣。先輩有言。邑里中出一鄉紳。即是邑里中出一大竊。此鄰眞有痛於心哉。○呂叔簡曰。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下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壞家邦。陵下民。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虞義】侯仲無曰。士而得爲縉紳。豈惟自律當嚴。閑家更不可不謹。嘗有已欲徙礪名節。而父兄子弟輒以累之。始則乘其不知。繼則知之而不能禁。終則禁之而無可奈何。不得不曲爲庇護。詎不足以玷門風。貽後禍乎。故一發之後。不可不特用一番苦心。下以禁戢其子弟。上以感格其父兄。要使同心修行。培養福澤。斯莫大之吉祥也。○嘗讀霍文敏公家書曰。家中切不可受各處官司禮物。切不可有事干擾官司。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安敢倚恃權勢。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倘望要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些福。伊渠有所依賴也。又曰。前後屢書囘。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動人口齒。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子之不德。惟日恐畏。兄弟亦幸淡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家法。不干非議。保全令名。惟兄弟淡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可寧戒勉。情詞痛切。直可爲舉天下縉紳家勸諭也。○又見司馬文正與姪帖曰。光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此皆祖考餘慶。家門厚

福。致茲忝竊。誠爲多幸。然光素無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沉散。絕望顯榮。一朝升擢。出人意表。舉朝之人。悉非舊識。逆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推讓。伏弱於人。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攬擾官司。侵陵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也。且當共愛惜我身。若危。則汝輩亦不如人也。我待牒縣令榜街市。不陷於刑法。且莫怪也。汪玉山曰。易之家人。以勿恤爲相愛。老子謂慈故能勇。司馬文正所以訓約其家者。峻厲嚴密。寧予其不可犯。此慈愛之至也。

百功變化一件氣質 袁明 張子曰。爲學大要。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朱子曰。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人有終身好學而氣質不變者。學非其學耳。或問明道先生。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可見變化氣質。是修身第一件工夫。要看變化二字直是扼本塞源。脫胎換骨。若止禁制一時。算不得變化。

徵事 晉王述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踏之。又不得。瞋甚。掇納口中。齧破吐之。既齒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朱子言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

平不遂終身無暴怒。又云。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謝上蔡得二程之教。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於危階上習之。先儒變化氣質之功。非苟而已也。○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足畏。此亦變化氣質一法。與上蔡日習危階相似。而意稍不同。

廣義 侯仲良曰。人之一生。最怕是自適自快。便是氣質用事。變化之難。須常自覺察。常自逆強。全在一心上做工夫。此心稍縱。氣質便易橫決。此亦有書箴座右。銘銘扇頭。以自警戒。何曾變得分毫氣質。快適之意多。逆強之心少也。昔陳進士智性急多暴。自知其失。書一木牌。語多痛切。既而怒一僕。即持木牌挨之。聞者無不嗤笑。噫。無教力猛制之功。豈易言變化乎哉。魏莊渠先生曰。越王勾踐復讐。直須臥薪嘗膽。方做得成。趙宋晏安江沱。漫只說恢復。不曾取得中原一塊土。學問工夫。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附錄 鄒東廓曰。聽教猛省。退處淆奪。病源都在志向不篤。古人戰戰兢兢。臨淵履薄。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戰兢流行。誰得而淆奪之。又曰。志向不真。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聖學以忠信爲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違也。須臾不違。自戒自慎。方是善念常存。方能遇忿必懲。遇慾必窒。遇懈怠必改。愚按論學之言。莫切實於此矣。學者誠能必忠必信。無往非戰兢流行。何患氣質不變化乎。

◎以身垂範使家

門雍肅。發明能雍而不能肅。近於褻。能肅而不能雍。近於厲。必二者交濟。乃克中節。然非以身垂範。其道無由。○何埴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徐勉曰。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敬事陸居士賀端重好學。務躬行。取司馬氏冠昏喪祭禮行之。家計素窘。自先世爲藥肆居藥以贍生。至先生有子五人。食指既繁。先生勤理治生之策。其沽有蔬圃十畝。先生親督場圃種植。令其次子九叙治藥肆。餘皆訓之學。長曰九思。訓勉諸弟。語無泛雜。諄諄以禮義德行爲先。九叙既治藥肆。凡家中米鹽細瑣。係其綜理。井井有條。諸兄弟有四方遊。旅裝立具。又善能裁決事體。閭里多折服。又其次曰九韶。學問淵粹。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又其次曰九齡。嘗與其弟九淵講學鵝湖。世稱梭山先生。殁謚文安。八高其一。最幼曰九淵。世稱象山先生。殁謚文達。咸嘖嘖欽仰焉。其一門行義有五。九居士之目。自近及遠。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安。莊而舒。簿而均。其田疇租稅出納。暨賓客交際諸大務。則諸兄弟歲輪一人爲主。九齡繹先志。著儀節品式。曰家制。行焉。九韶又以其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使列聽之。尊卑小大。紀法肅然。而忠敬樂易順弟之風。被鄉閭而達於天下。觀九思之妻。慨然從夫言。舍其子而代姑以乳。浦小叔。則闔門內外漸於禮義可知也。陸居士賀以一人作法。而其門之淑和萃焉。百世聞風。令我傍徨追慕而不能已。○繆彤幼過洛 行誼 三

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過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帶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罪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慶爲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惕齋曰。播磨椿津恭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晨興集廳事。終日相對。未嘗入內。得一佳味。不同食。不食也。久之播卒。椿津年俱踰六十。又並登台閣。而津且暮參問。輩子姪羅列。皆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不至。津忍饑踰中晨。不先飯。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來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已津出刺泗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中。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

○王凝常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三年之蓄備。則散之宗族。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毋苟費。毋苟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食肉。曰無求飽也。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昔賢之垂範如此。誠可風也。○魏莊渠先生大父元律府君。言必謹慤。作事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忍笞也。召而敦戒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昧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候人定。徧視門戶扃鑰。乃就寢。暇庵他好。惟好觀書。忙後常默坐。移時。休養精神。迪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與衆同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悅。厭世俗之侈靡也。有志清古之風。故自號樸隱。甚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曰。眞下流小人。命子孫書置屋壁以自警。莊渠先生理學大儒。亦其毓德有素云。○史稱李延平先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爲鄰里先。節衣食以贍助親戚之貧困者。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秩如也。人之居家。只要盡此數語。斯稱德門矣。○李端純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苟畧有照管不及。則情事輒多扞格。不能合一家爲一體。而欲望其帖然齊一。安可得也。○呂叔簡曰。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又曰。處事要妥貼。處人要人人得

所。譬之握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齊家者盡公無私為本。不徇偏私。體察下情。必令均平。周悉毋少苟且任意。致有屈抑不通。又曰。為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皆至言也。○嘗讀胡先生居業錄云。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愚謂齊家之實地也。治國此條白文實包藏此二者。斯為齊家之實地也。

【廣義】方善長曰。為一家之主。而能以整齊其衆者。全要克己工夫勝。惟克己斯能就德義上行。古之極不善齊家者。莫如瞽瞍。而瞍之惡。不過曰心不則德義之經。大槩欲心勝者也。以一人之多欲。因是而有隙妻傲子。不成家庭。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驩離。遠者距違。驩離二字。正與肅雍二字相反。為家長者。先克去其私欲。乃可以免一家之驩離也。夫○徐悅堂曰。施恩於人而反以為怨者。有德色也。善言諭人而人怒者。氣未和也。才高而名譽不彰者。矜氣勝也。修德勵行而謗言日至者。機未圓也。守正不撓。秉道率衆。而家不可齊者。不能謹於幾微而有倦怠之意也。若此之論。精矣密矣。修齊之事。誠非可易言哉。

◎以身率先化導合家勤儉。【發明】

呂涇野先生曰。堯舜之主在上。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涑水

家儀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按涑水之言。正與功過格白文比合。愚再請博徵勤儉之言。以爲世勸。○李忯江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王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無惰而自安。無戚於糧食。又曰。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林皆可勞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張勉齋曰。太史公有云。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此正言勤也。惟勤而後可以衣食足。衣食足。然後能厚父母。畜妻子。保身家。興禮義。故勤者生民之本務。不可一日廢也。○司馬温公曰。儉德之共也。後惡之大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黄見侯曰。人資勤以生財。尤資儉以裕財。生者有數。而耗者無方。苟不能儉。雖勤無益。故凡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先王皆爲之節制。所以防奢侈之漸。杜莽費之端。且如五十以上。非肉不飽。而必令老少異糧。甚矣先王慮民之周而防民之切也。晏子有云。寇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是則儉於儉者也。○羌瀆菴曰。雖位至三公。祿享萬鍾。而吾之所以訓子女者必儉。凡衣

食禮儀。皆仍寒士之素。可以養德。可以垂永久。而閨闈之中。尤。時加提警。然後能慎節以相成。勿耽閑靜。忘料理。使為善無資。家產落。則家聲亦因之不振。好修君子。豈可置不問哉。又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遠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鄭康成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憚勞苦。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恨。○趙清獻公勤儉。嘗曰。人生天地間。衣食誰不欲。已力不營。運。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極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斧斨莫隨俗。男若勤耕

穡。餒不愁無粟。女若攻紡織。寒不慮無服。勿謂長少年。光陰如轉軸。男長婚事遲。女大嫁亦促。雙親老將至。白費相繼續。臨期欲利用。閒時須積蓄。努力奮經營。慎勿憚勞碌。

徵事 徐九經令句容。治行為天下第一。以廉儉化其下。民有華冠後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稍過後。必相戒令君知之。得毋不可乎。歐任將行。民爭治觴餞。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無以訓兒曹。惟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蔬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朱道行為高安令。歸終隱溧溪。裝橐蕭條。承湯臨川句曰。保精神。則本業

固謹財用而高志全節以顏其閭又自著令食不厚味暮不復食凡里中宴有朱先生率相尙以儉一衣十餘年不易居室不粉飾旁壁蒲葦牖結蓬取蔽風雨而已有餘率以資宗族子履和克承父教暑苧寒木棉終不用紈綺每飯必菜羹嘗言惟貧宜儉儉以養廉吾身爲孝廉可不顧名思義乎其室人皆躬役柴水夜張燈燃草細如縷省膏油也著不再人出諸飯甕理中饋相承爲家教焉一門協德交誡不聞眞樂事也○范忠宣公每仕京師蚤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纔前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何之外厨乃備寬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觀此可知勤儉之風必當率合家以磨礪之也歟 附錄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儉人怪而問之公曰儉就耶杜祁公每向門下以生事有無爲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許文正公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禮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昔賢蓋誠確見其源流利弊是故功過格此條其關係行誼者不細也高明人愼毋忽之

○方定之曰大夫不爲塲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抶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

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閉而燕之。則惡其棄。奚不爲焉。公甫文伯之母猶織。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終若霍家亡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身以義自守。不與雜事。不涉奔競。增註雜事。如說事過錢。居間爲利。扛帮干証。鉤句公庭之類。奔競。如濫刺投拜門生。干謁官府。交結衙役爲當路刊刻文稿德政錄。生祠記。及樹碑立石獻屏送軸之類。先儒謂做秀才當如處子。須要勵廉恥。敦操行。絕跡公庭。淡視勢利。不然。貧賤時既無清操。安望異日能爲賢大夫乎。徵事宋武帝時。藏法興。戴明至。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引。言無不行。顧憲之獨不降意。恒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若妄意僥倖。徒喪所守耳。何關得失哉。○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貪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馮京少年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皆策名第一。張亮佐方鎮。威畧駸駸。欲妻以女。曰。上意也。中官持酒核奩具至。馮峻拒之。後爲富文忠公壻。知開封府時。韓魏公爲相。數月不一見之。魏公謂其傲。以語富公。乃往見焉。謂魏公曰。公爲宰相。而門不容車。公者。乃折節以重公也。豈傲哉。魏公深器許之。世每託於謙謹。而流爲容悅。觀馮公言。何其知所以相薦否。對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知大體乎。○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克館職。因謂曰。

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太監金英嘗奉使至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薄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李世佺歎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

附錄 可人集曰。恥莫恥於求人。富人之門。不可頻登。貴人之招。不可頻赴。昔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豪閥。低頭拜閽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容顧。開筵水陸并。顧必承彼顏。語必順彼情。不如茅舍下。飽我藜藿羹。宜三復之。○讀書錄曰。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懦而勝人欲。一有苟庸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入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座右編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去學趨時。所以苟且不立。

◎處事一斷於理。不爲營私顧慮。不因俗見牽惑。 終身言之。義利明決。節操於此可覘也。

徵事 蔣道林少時。卜吉葬母。臨出壙雨大至。道林戒舁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辭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我親。不欲以吉之故。圖福我身也。遂止不舁。待晴而葬之。然亦未嘗不吉。○眞西山未第時。以命訊日者。實謀閣學士袁燮教之曰。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正德朝有雍子欲改經。以圖場中利。中章楓山謂之曰。即此便是患得患失。○徐仲山公子嬰危疾。有謂宜設齋醮。公

曰君子惟有修身聽命之理吾子不祿豈禱祈之可
倖哉既而卒無差○魏莊渠先生曰吾祖新婚適有
訟事里媼咕嘵私語曰新婦不祥曾祖母怒曰官事
年註月定偶值婚期奈何作此離間語其賢明皆此
類也【時錄】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
傳言有光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
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圜者
夜亦有光何足異也上從之潛鱗長曰卽此一言非
但理足以感人主其恤民財而
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三百功 一生寬厚和平盛德可風【發明】朱文公曰須是

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薛文清曰深以
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熊瘦園曰古稱良士亦
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概祇爲傷人害物
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亦善形
容故仁爲四德之首○魏莊渠曰天地太和元氣四
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謂之元亦易體驗益然合人仁底氣
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藹藹發生天地萬
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
見所謂靄日祥雲也【徵事】沈心松袁了凡之姑夫也
了凡叙之曰公素慈祥憶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
以大糧長之役恐破家潛匿廬墟後聞里人更報其
叔代之公曰叔家不及我奈何我安逸而叔受困乎
卽自出認役幸不大費畏役因納司吏隨提學出巡
守法廉平有同邑張旦棄吏業儒不聞考期公連夜
促之且爲效力既入學以銀十兩爲謝公笑却之曰
我在學道處提挈人甚多未嘗受謝乃受故人之金

乎。公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於婢僕。一日赴宴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君今日何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兄。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俟其下田作業。我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生子利孫。道原皆登進士。自道原始也。○吳縣楊公翥。鄰有失鷄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公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鄰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入。甚受其汙濕之患。家人復告公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官官僚亨告歸。出入跨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悚。公遂牽驢徒行。或侵其基址。子弟皆不平。公戲拈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又墓碑爲

田家兒推仆墓下。奔告公曰。兒傷乎。曰否。公曰。幸矣。然我慮其必驚也。盛德可風如此。○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輒車已發矣。責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陸文定公幸丑北上時。黃公華爲郡守。蒞見城隍庭下。衆保陸樹聲爲善士。已而報會試第一。文定公之盛德。雲間父老。至今嘖嘖誦之。宜其名位優隆。壽且百歲。而子孫又復科第不絕。所謂培養深者發施厚也。○青溪有黃翁中遵者。字永遂。本歙人。少失怙。事母盡孝。待兄弟友愛甚至。少時聚居。凡勞事必身先之。無分委。有便利輒讓焉。或詢其故。答曰。勞苦固吾職。貧家便利有幾。奚忍復分享乎。其兄有惡疾矣。溺滿床。臭穢不可近。翁親爲洗拭。一夜四

五起。經數月無倦容。兄子疾病。有謂城西神甚靈。翁炷香於頂。自其家閭伏行四五里。呼神乞救。市人觀者無不指笑。其甥聞而恥之。以告。翁曰。吾求愈姪病。旁人笑。復奚恤也。其族子爲人陷獄。翁傾其橐貲。冒風雪奔救之。竟得釋。鄰人有業屠者。翁勸之改業。以貧爲辭。乃鉢積五金授之。不足。越歲又鉢積五金授之。其人乃媿謝。卒從翁言。又鄰婦有難產者。翁歎曰。彼其家可喪婦乎。亟召女醫餽以金。令謹視之。婦以故得無恙。後翁移居。而婦竟以難產死。其夫哭之曰。黃翁若在。必不令汝至此也。待人藹然和意。縱有逆加者。恬受不較也。故里中無長幼遠近。言及翁無不歡欣悅服。平生愛惜物命。雖蟻虱惟恐傷之。寬容多恕。柔仁而誠。元旦服新衣出。路見蹶者。流血被面。亟裂所服衣。拭而裹之。其急人急類如此。翁與其妹壻同服鹽業。翁往海濱。道鹽。妹壻後至。既而鹽驟貴。此翁所置倍價焉。妹以是尤其夫。翁聞靡然往解之曰。經營利入。始有天數。夫婦不相得。不祥。且吾不能挈妹壻同行。實亦吾過。願以已所獲利均之。無令兩有贏絀也。有向翁買鹽者。求益無不應。或者以爲病翁曰。彼有其意。何忍虛之。以故利無所得。卒歲貿易纔給衣食而已。年未四十喪妻。遂不復娶。與其子共炊。日食惟蔬菜。親戚或招之食。不數下箸。怪問之。曰吾自分福淺。不敢縱口腹。忘其分也。見後生好後靡者。必戒之曰。毋自放。須修其本來。完好歸去。莫令折本。意如黃翁者不淺。合功過格此條欵。今其子若孫。坦然履亨。大振其家業。濟濟膠庠。蓋翁之遺澤然也。誠使繩武而增修之。其發越又豈可量哉。

◎生平無一徇私苟行事。發明 蘇子

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曆。晝之所為。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耳。二公所言。正格中此條是也。○愚按上條仁之意多。此條義之意多。每慮天資和順者。不足於剛毅。莊渠先生說得好。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戾氣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多消鑠盡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義隔斷。斬其萌芽。此便是精義工夫。益精義。正以養仁。敬齋先生曰。顏子為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此理固須細參之。○戴事馮道為人能刻苦儉約。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過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主。而還之。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凡此皆厚德長者之所為也。然諂事四朝。自作長樂老傳。昔賢謂其喪盡恥心。安得不受重戮於萬世。張說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植田業。既建拓滷夷疏被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能追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瑕裂矣。○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為。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宋是夜自經死。○尹穡少有名譽。及為官。偶附湯思退。毀張魏公。遂除諫議。後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為此耶。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為士大夫之戒。陶冲林曰。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出來。吉哉斯言也。○莊忠宣公與司馬溫公論役法。不合。後朝

廷治司馬黨韓維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忠宣借維爲例忠宣曰吾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執若無愧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眞可法○上虞徐世亨先生以禮法自繩亦以繩其家爲宗黨敬式授教職未期年卽歸恬於仕進嘗喜靜坐晚雖處暗室毫髮有見無藉燈燭蓋靜極慧生也壽九十八將逝之久諭子孫曰吾百好恬淡生平無一愧怍庶可含笑歸泉下猶記二十歲時見一妓偶動情淺爲檠行恒懍然於心爾輩其識吾言名利財色皆足累人而美色一關尤可危懼畧不謹終身節操不可問欲爲完人須凜持也錄此見不苟行者丈夫其難○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先是朝廷給官銀三千兩以備犒賞委官徐文司之用未盡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金密授其

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夫毛公既死猶涙以汙辱爲懼八誠知地下之辱謂可苟於生前也哉○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賦性剛介不妄笑語交遊者稱爲法度士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其立品可槩見矣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火發於市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修理自信無苟且之污入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苴茆之污願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燬惟李宅一區獨存人皆指爲正人天佑云 附

錄李果生平行坐端謹居官嚴毅清正吏民畏之有

劉兼者過其治境夜聞戶外鬼語曰古今正人李公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往他縣血食甚矣兼禮行義者不特使人欽敬即神鬼亦憚之矣○景清爲秀才時宿於逆旅主人有女爲妖所據百方驅禳不去足日景公正人也吾姑避之女家以告清以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女之門妖竟絕跡○嘉靖時有水妖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正人爲鬼怪所懾伏類如此人所以當自勉於正也 眉批 吳仲植

曰凡人之苟行無恥者大率由於私欲橫生而不能制遏或爲名位所牽或爲色財所汨既不能寡遂至於徇陷其身爲小人而莫可救挽無非由一念之欲始之薛敬軒先生有言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眞危矣哉○高忠憲公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寘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陳幾亭曰嗜欲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席啸濱曰其如再看不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忍不過何噫世所以多小人也

與年俱進毅然無艱苦廢怠之情其持久工夫經歷三年特記三百功

發明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歐陽南野曰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眞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

則亦無復可言○鄒定宇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曰守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爲而成今之學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憤激而自省憤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鄒南皐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八生百年轉瞬耳貴乎自立徵事黃勉齋幹從朱文公遊文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臨殁以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餘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比歸老終窶且貧頹簷敗壁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飾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堅壯之志終老彌篤雖暮齒宿疾未嘗一日倦也○曹立之建始從陸文安受學陸深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已而從朱文公學大悅焉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與弟切磋如嚴師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疾革猶書其牖曰未死一日不可自棄卒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語其弟延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有頁遂逝徵義頁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戲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鄒南皐曰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卿年八十餘游而語諸君子曰末路難持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范原易曰保

初節易保。晚節難。韓魏公曾言之。其九日宴諸曹詩有曰。不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參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爲晚節警。惟學亦然。不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其不可及矣。

○林君復曰。嘗讀荀子。觀孔子之告子貢曰。生無所息。望其墳。罪如也。墳如也。則知所息矣。悽愴哉斯言。曾謂我老耄而可荒於學也。加我數年。聖人且汲汲矣。敢不勵乎。○耿天臺曰。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又念巷先生常對人言。渠四十幾年前。蓋濫俗人也。夫念巷滑修之行。自少已然。而自謂從前爲濫俗人。富公初平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彼固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在矣。彼夫悠悠閑閑。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死。何非村俗人哉。

○陳幾亭曰。壽之爲禍。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五人時時悔。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殤夭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爲一日。世俗却云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真大醉夢。

千功　立德足以化俗。使鄉閭翕然嚮善。徹事

陳太丘寔平心率物。有爭訟者。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言。每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嘗有盜止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投地叩罪。寔

徐諭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一邑無復盜者。○王彥方烈師事太丘。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也。後有老父遺劒於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以予告烈。烈使訪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烈。或至途而反。或塑廬而還。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司馬溫公居洛。風俗為之一變。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為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公所知。

白過 盛滿得意。炫耀一時。 **發明** 陽明先生云。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李弘齋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耳。○馬伏波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福壽全書曰。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則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意。第憂其難為轉身。路耳。唐人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煖烘烘。大哉吟諷。○許台仲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

下無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減其贓寬之。韓山子曰。嚴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報罔元。賀者填委。公獨擯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惔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侍郎葉公鑑又述其郡汪少宰閒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既開。復當培之。以為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之常開乎。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謙。不可無汪公之見也。○王悔溪羅一峯兩先生。直以登科為懼。昔王沂公中狀元時。貽

豐亨。便生驕溢。後張慶賞。過餘婚喪。妓樂聲容。沸騰傾動。光耀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後。子孫有是。亟為斂抑。差緩頃敗。

徵事

萬曆年間。歲貢麗麟。輕佻倜儻。二子邑庠生。又皆浮薄炫才。比謁選。得廣東感恩知縣。又子志驕氣盈。拜辭州守弋陽陳公。既退。公謂左右曰。是父是子。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泊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遣長子持歸。至中途暴死。其囊橐恐為一僕席捲逃去。再踰年。麟及次子俱死焉。○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於此。吾不知稅駕之地矣。○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臣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

書於爻曰。曾忝居第一。是先世積德所致。然恐宣發。無餘。大人不。須過喜。○曹定菴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菴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廣義陳幾亭曰。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然時時方便。事事利物。惟顯者能之。則早發可以造福。發後不必斤斤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則早發可以成德。若願後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岩岬。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益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組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之先。則不憂既發之後。附錄史惺堂先生性豪邁。自得傳愚齋主忠信之教。丕變夙習。恂恂然謂聖人必可學。嘗曰。好名如貪賊。又頻周子之言曰。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不知恥。爲諸生家貧讀書讀寺。日啜粥。丙午應省試。祖母楊曰。安得一臠肉飫而腹。先生曰。烏用此。飯遂如嘗珍味。爲孝廉七年。上春官抵徐州。囊空。半夜跟車行七十里。投宿補汝寧。飲白水。又行七十里。飲白水。又行七十里。投宿補汝寧。守無以辦裝。丐數金北上。艱苦類如此。歷官惟攜一僮肩竹籠行。其之浙運使任也。遂姊壻江翁往江攜一子。先生一僮至。常山店。飯店人見二翁鬚髮皓白。曰。父老豈好遊乎。坐之店。先生見後一廳事。欲更坐。店人止之曰。不可。彼皆公車貴人也。二翁微笑復坐。

飯訖。下山買舟。同舟皆鹽賈。不知爲先生也。至杭薄暮買二小輿。二騾一人。貢行李。及運使司。已闔門。門者倉皇馳報。僚屬始出迎。張燈驗官符。更衣陞堂。蒞任。先生名重斗獄。此不足爲先生述。然使炫耀者聞之。宜何如其愧也。○按炫耀之戒。昔賢蓋甚嚴謹之。有惟恐其或犯焉者。余謂此意極淡。中庸贊美天德。必自惡著立心。而以的然闇然分別小人君子。可以知立品立德之所關大矣。羅一峰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曰。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呂涇野先生曰。此羅公高處。又林見素先生嘗過吳門訪邵二泉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訝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爲此耶。宋顧昌守以忠直坊表范忠宣之第。范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恥。乃力請已之。胡文恭宿曾以難老坊表蔣希魯之第。希魯大不樂曰。此俚俗欺矇。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乃改爲靈芝坊。夫建坊表里。典例之常。而且以爲詬病。皆見昔賢學識之淡也。如唐荊川之不欲刻詩文集。王陽明之不應求親誌銘。亦是此意。

◎負才淺露。不能涵養。

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李鄴侯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爲文。嘗賦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

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曲江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若爲歌詩。只可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爲妙。必因有悟。泛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衒。發明 薛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王文成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爲。則不能發。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花美。太發露耳。○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淡薄爲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

虛譽不務實修

發明 陳希夷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之所深忌。先輩嘗曰。實至而名隨之。聽其自來者也。古人猶遜不敢當。竊名而實不副。將何以消受乎。故古來不乏名公鉅儒。其工

孫昌盛者少。皆以盛名難副也。愚按功過格。亦非惡人之有譽。正惡人之不副其譽也。可不於實修而加之意乎。 徵事 李豐爲人。餘僞矜智。廣交遊。博聲譽。年十七八。即有盛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安東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識者觀人。自有卓見。又如傅嘏之譏夏侯玄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其必敗也。此皆可爲龜鑑。○杜克知大名甚盛。前守郭永書數策遺之。一日見克。問其日。曰。未暇讀也。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如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慚。潛鱗長曰。郭公折杜充驕蹇數語。眞古今負虛名而鮮實用者之藥石

矣。王文康公詩牡丹詩云。秉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
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噫。世
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若何不愧。【廣義】朱子曰。爲
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審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議論。徒費酬應。分却向
裏工夫。學者必敬守朱子斯言。而後爲眞能務實。◎

終身因循苟且。不克樹立。【發明】按洪範六極。五曰惡。
六曰弱。弱者。卽所謂不克
樹立也。彼夫庸庸之流。自謂居身無過。而不知其存
心制行。理不能勝。卽爲欲之所乘。天下未有任其欲
而不流於惡者也。大易重夫自強。箕子戒夫懦弱。功
過格特舉而警之曰。百過亦嚴矣哉。【徵事】柳渾初
時相者言其天且賤。爲浮屠可緩死。渾曰。去聖教遠
親宗。非我志也。寧速死。志不可移。力學愈篤。遂登第

貞元中拜相。此可謂卓然能自立者矣。葉寅字直翁。
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
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
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修飭。登晦菴之門。問學
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若是其剛斷勇決。不尤
足以感發庸流也耶。○朱子曰。今人所以懶。未必是
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
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
有所爲也。◎**惑於方士之術。致喪德殞生。**【增註】此條蓋指
求仙服丹者流
未服之先。則以累德。既服之後。必以喪身。謹按功過
格於父母條。則有保身之訓。於存心條。則有不安分
之戒。於事神條。則又有偏信邪教之戒。犯一節而諸
惡叢焉。且毫無快意。而徒自戕賊其生。知者必宜切

戒而不爲矣。**徵事**　韓文公作李君墓誌銘曰。太學博士賴丘李干。余兄孫女壻也。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鬲。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日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李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各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杕自顚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屛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訣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戒者也。期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廣義**　李端純曰。人無不樂生而求壽也。呼吸吐納。服食燒煉。至於今而爲之者衆矣。而長生者卒少。無他。求之非其術也。荀悅曰。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

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蘇東坡曰。予於養生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日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遇大風焉。舟中之人。皆反逆眩亂。而吾飲食如平居。此非有異術也。惟莫之與爭。而聽其所爲。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抑廣成子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然則人之所以長生者。誠有道焉。豈區區呼吸吐納。遂自以爲得術也哉。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純陽亦云。天涯到處人求我。走遍天涯不見人。亦可以識其意矣。

五十過 貪緣功名 徵事

宮闕留宗爲上高薄受代。漕使以試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午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他日朝廷安用此鄙汚之人也。其人慙退。宗亦即辭漕使行。此可爲貪緣功名者戒。并可爲受人貨緣者法。○順治丁酉秋。一士請乩仙。適羅念庵降。以科名訊。兼有買科之舉。羅乃大書云。籠鷄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士得詩乃止。同學一少年有艷心。欲得關節。亦請乩仙。乃題曰。我本當年斗府仙。勸君無事使青錢。張郎賣杏遭神虎。李叟偷瓜遇毒鼈。可惜英姿埋菜市。猶憐血淚灑冰天。紛紛豪貴皆沉劫。好把文心問老禪。及榜發。武林錢塘李武塘張。以塲事戮菜市。北遣者又紛紛。

冰天之泣驗矣。○西蜀有二舉人赴京時過英顯王廟宿焉夢見廟中燈燭獨如晝俄呵導自遠而至皆岳瀆神也既坐定諸神曰上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鄉象物爲題盡分綴一韻商確久之朗然誦畢曰當召狀元魂魄授之二子依稀默記及試果出此題狀元乃徐襄也及見賦與夢中所記者多合始悟人之得失皆有假手遂罷筆入山長洲學生王紐弘治己酉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鬻舉於蘇同學生奚純來招紐事濱就矣一夕紐夢身甫中式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死及覺心怪之辭不就純怒即自爲之既中式其父與妻之父相繼死無何純亦死紐乃述所夢曰若我爲之已入鬼籙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合觀二事彼營謀者亦可以灑然淡矣。○昔李俊夢冥吏告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祿位甚盛須求當於本祿非生日多遺厄然則營求而得者幸命數有分而已隱然有減折之可怖矧夫命不可知徒以叢咎於身豈可行險而僥爲哉。○

居家不立身範致情意扞格

或編準發明。**增註** 白文明指兩項一則過嚴而傷於扞格一則過寬而失於廢弛。扞格之失世以比之秦政之苛暴妻子婢僕無一得安人皆知其不可也而廢弛之失則雖善人每多犯之愚尤欲舉此以切戒焉。**附錄** 張村居先生東海人也居鄉治家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嬉嬉終吝嗃嗃嚴厲則奴婢僕各以禮自制未免悔厲然門庭雍肅吉莫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東海公終

身誦之。○程子曰人之處家。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又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呂叔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家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家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家長自修。◎氣質不思變化。自謂天性難改。徹事 王允寧長大白晳善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恨之。其同年敖參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我耳。憩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揩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里。捽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故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弗願也。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惡允寧。假華山神為文。詈而僇之。倪汝遷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奈何云受性已定。不可移易乎。帖骂若此。宜天人俱不容也。◎明 朱子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而遂懈於用力也。呂與叔曰。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攻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蔡虛齋密菴曰。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光賢之切意於變氣質者如是。愚意麤惡之氣質猶易變。惟夫尋常自便之氣質。最難除根。惟眞知為行之君子勉之也。◎附錄 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

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綿。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昨人矣。又曰。舊習最害事。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沮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又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庶猶濱日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爲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二十過

刑行過中不近情。違於事理之宜。

若有意矯飾爲百過發明

呂叔簡曰。矯激之人。特勝卑庸。然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朱欠菴曰。邵康節先生每出入。倒屣迎致。不復呼名。但曰吾家先生來也。先生何以得此哉。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庸言庸行。最近人情而已。司馬温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先生曰。某今時人。服今時衣温公歎其言合理。人情之所宜即爲理。先生誠不欲異乎時人也。其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之。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酌今古禮行之。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簠豆簠簋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以立極。漸降而爲今時之習俗。習俗雖非禮。要合於今人之情。即可爲今時之禮。君子但去其

太甚耳。不必甚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陋。亦隨俗行之。紀此爲知已告。亦欲諸同人廣先生之訓也。附錄橫渠先生曰。學者且須觀禮。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世所不行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已自行之。毋遽强人。已德性充實。人自化也。觀此。益可知凡事貴於近情。欲以驚世震俗。非先賢所深戒乎。

十過立品不堅躁急干進。 增註 條中條款。最須分明。按顯榮。此舉其偶然之起念言也。上云貪緣功名。則犯過之大者。若下文所云隨俗奔競。似此條可統於其中。而特舉言之何也。蓋犯此過者。極爲細微。盡有修飾品行之人。而輒不能無慢或寒腮揣摹。求合於風氣。或出路險巇。姑順夫當途。以及慍有司之不明。恥致身之無日。雖其人自負用世之心。要之立品卓傑者不如是也。淺言之。何必非馳意顯榮。寵推之則爲奔競。爲貪緣。且流弊於不已。君子不可不嚴律其身。故此條復以垂戒焉耳。 徵事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將入京師。其子弟請先往。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買開封府戶籍。取應。公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買開封府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二子俱成進士。○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公作詩曉之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物物圓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谷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爾。○劉頒頗能文。自許巍科早掇。時胡聖眞君降言於終南山。頒因持

香請問。眞君判云。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過求必至損壽。頗不信。竟無戒而卒。○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後被誅。時年三十七。蕭惠開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吐物如肺肝而死。觀此。則一意躁進者。誠可鑒矣。前輩曰。德業視最上者。常見我不如。人則思齊之念自消。二語深足爲治躁良藥。**炎明**

鄒東廓曰。升舉爲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師所謂人只被三年纏擾了一生。往往患得患失。臧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薄德樂義爲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爲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愚則妄。

我執其權而自急之。非暴則棄矣。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爲累者。將無欲奪天之權乎。席嘯濱曰。昔有士大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者做些主。便好。當時以爲妙語。觀彼之銳志各位。求且必得者。直可以無造物。噫。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者耶。○汾曾三日。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各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優蹇。況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命者。存人奈何。躁急爲也。惟盡人以聽天而已。**附錄**

天聖中。上黨有嘉甘者。赴試禮部。夢人告曰。汝試記之。當待建州章天和家報狀元。汝必登第。甘至京訪

遇章許宇天和亦赴禮部試具以夢告許大喜既而許三舉不利慶曆間題詩於泗州嶺巷壁云十年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晝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夢生頭角見天和旋於賈黯榜中第而拄不錄許亦未嘗爲狀元也私異其夢至嘉祐二年許子衡舉作大魁并始奏名科名洵有預定也○張觀字士欽幼嘗夢神示以府丞字及年五十未第或勸竅學公弗聽卒成進士爲部郎既致仕上嘉其恬退超進府丞以歸幼時夢乃不期而驗也王守溪云張君言於余曰觀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鄒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朱道行少有文名蘇紫溪在浙校士兩拔第一以卽第期之然數奇小試高等應省試卽報罷爲諸生三十餘年十困棘闈鬒髮鬚鬢白矣喟然歎曰嗟乎吾素謹厚者豈有所恨耶抑骨法窮不當貴也過呂公祠禱以夢其老諸生否也夜夢呂子錄科俗呼爲等子意謂不於身而於子也後以歲貢至京年幾六旬矣乙卯舉北闈子履和亦以是年舉於浙一時傳爲盛事乃信呂夢之驗云○

亘史云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輩夢中八十六名自歎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興邸加建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卽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于同年孫大祚將謁選夢所居縣門左書龍右書虎邀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位將謁選夢一緋紳投刺視之則朱文公姓名也遂邀績溪縣令卽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

先定。而營營計較。何能有益。祇自添一番勞碌而已。

○蔣道林曰。爲士於今之世者。要知有義有命。修。理。舉。業。以。應。上之求。便是義。至於利。與。鈍。遇。與不遇。邦。有命。在。只盡人事。得失都委之命。不入胸中。何等脫灑。此便是聖賢進德修業一齊俱到工夫 廣義 錢邦芑曰今人求科第之術。不啻千端矣。或卜吉形家。或求助神佑。其高者類能以文章爲迎合。不肖者鑽刺營謀。僥倖一第。莫不揚揚得意。以爲術之巧。計之捷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使命不當得。任爾絕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與定數爭衡。惟陰隲一道。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極靈。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以及鑽刺皆紆迴遲鈍。而惟行陰隲爲最捷也。有心者不妨一試之。○袁了凡論謙德之效曰江陰張畏巖積學

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眯目。時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售。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售。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靣。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卽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君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册。中多

闕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闕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闕。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臾。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處心屈已。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盡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濫與雜事。隨俗奔競。

徵事 楊國

忠爲相。公卿皆趨媚。或勸張象往謁。象曰。象人倘之若泰山。吾視之直冰山耳。皎日一出便失所恃矣。○正德朝。江東一守。欲以金賂劉瑾。降紫姑仙卜可否。仙批云。幾樹甘棠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忽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遼巡未果。卒獻媚焉。未幾瑾敗。守亦坐貶。○陳仲醇曰。聲勢所輳。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閉處靜觀。皎然易覩。而一庳驀曰。便投足懵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域而不得。而其人偶敗。則爭指其先入者而訴厲之。是以鶩蹄而朝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熊北原父佞會爲吉安判。後北原爲家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掌揚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實欲以是媚家宰及抵京。一疾遽卒。而

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斯者亦候選在京亟以
徵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
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
落罷歸倪汝遷曰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之子者
孰不喜之丘之爲計亦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
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爲莫大之幸
美選可吐手而得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
曰落得做小人有味哉斯言乎○王旦
爲中書令諫議大夫張師德謂向敏中曰師德兩請
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
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何故公曰
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我門狀
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
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淺耳向公自稱
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弟緩之使師德知耶以
飛貪進謦薄俗也王沂公曾軸尤抑奔競師德久
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魯
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
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
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
掌誥制○名臣言行錄云胡安國爲太學博士學生
以文自名遊公卿間轉囑公處之職事公乃袖刺至
博士舍問所爲文其人曰此爲擊明取去擊明者祭
酒薛昂也他日又問之對曰近置公達所公達者中
書侍郎劉達也於是公鄙其爲人公爲師儒謹所好
惡如此◎遇失意事不思自反一味怨尤。袁明伊川曰
君子之遇艱

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勞曾三謂此言最有味。此卽孟子生於憂患之意也。故凡失意之境。未始非天之有意勉人。何怨尤之有。○羅整菴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卽有礙耶。○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聖賢微意。盡於斯語。【廣義】失意怨尤。更莫甚於儒生之考試。卽一名次略後。非必如患難之失意也。而胸中輒憤憤不能平。猶且自負爲激昂氣節。此士品之所以日淪於卑汚而不可問也。功過格此條有訓有戒。愚謂士子功名之際。尤當

佩之。○黃陶菴寄弟偉公書云。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各次前後。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孔小者乎。吾廷試傳臚時。見鬨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觀。吾此時歎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一箇底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底人。已是可笑。況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

◎習學一正經業。未嘗深求。苟且卽止。【發明】犯此

條者有二等。進鈍人。則畏難自畫。苟且卽止。聰明人。略一揆討有得。遂欣然自足。苟且卽止。二者異脉同症。一藥治之。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

讀去。後來却趕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學者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遲鈍人當佩斯言。又曰。人有些見處。歡喜。守着。次。無。成。功。如漢高祖得關中見寶貨婦女。若喜而便住。則敗事矣。又如既取項羽。只管自喜。更不去經畫天下。亦必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嘆渡船之功。聰明人當佩斯言。

◎處事浮躁失宜。或拘執違理。參明薛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又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張觀官終知政事每過事。從容詳審。動無過舉。劉器之初第與二同年晉謁坐間求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

西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緩。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何。事。不。因。忙。後。錯。了。○李彥平曰。荊公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蓋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物耳。此言正中荊公之病。○胡敬齋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典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豈有不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廣義 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毋使有偏。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馮言。熙寧初。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罕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安。世。因極

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愚按稱停定妥。須要揆理察情度勢。三者兼到。庶乎事幾無違。倫慮允協。若情勢不識。硬執理行。卒亦有行不得處。鮮有可以濟事者。陳幾亭謂道理本天然一定。然亦有情窮勢極。則務從權。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反失。張子韶謂天下之事。有理有勢。乘勢以行。則理尤快意。勢若一時不能遽逆。則又貴於徐徐應之。此等說。學者皆不可不曉。惟如此而後爲明通。惟如此而後能應事。

五過

過不認過反爭爲是。

發明　王陽明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學者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曰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呂叔簡曰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微事

徐文貞公階督學浙中。時年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公批云杜撰。置四等。生執卷請曰。此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公起立曰。本道微。幸太早。未嘗學問。自愧鹵莽。改置優等。一時傳誦。以爲此相度也。後果大拜。○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先生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不言。忠宣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不言。忠宣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忠宣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忠宣。劄子一篋。凡責忠宣所言者。

皆已先言之矣然不與伊川辨一詞度量不可及也

三過知過不肯改 除本過外加記三過 **徵事**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神宗問子固曰卿與安石果何如對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弗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且病公諷之曰老矣何自苦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別有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句公驚謝曰察友有才如此而我不知吾過也亟慰留之如公斯可謂改過弗吝者矣 **發明** 胡雲峰曰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不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王少湖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便斬絕勿爲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然之氣即此便是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乎○按知過不改有二端一則自恕自護以爲小失而無傷一則常覺常悔終於因循而不力其失皆在於怠焉耳○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已之大戒也○程子曰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塲閒話說矣 **◎得一善端自度可能不肯勇決** **發明** 所謂善端要在切於已者或矯其過或勵其不及量度可能只一振作自能造詣惟惘惘而不知則亦已耳既經提醒而終安舊習不自奮興正以秉質庸鈍雖極知向善奈頹惰

性成悠焉忽焉。惟逸欲之是狥。策之無功。扶之無術。極其弊。至於一無能焉耳。彼人也。豈復有纖毫之神益於世哉。夫使貪使詐。見奸惡者流。尚有足用之處。惟夫甘作庸愚。只知逸樂。佛典謂其從畜生中來。蓋淡可厭惡而鄙絕也。○劉念臺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飢而食。渴而飲。嗜欲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為人乎。未也。何龍圖曰。蠢然之物。雖不能為善。亦不能為惡。人為萬物之靈。所作所為。不用於善。必用於惡。故慨觀物類。其性命飲食交感。與人大抵略同。然隨緣度日。各自老死。與世無傷也。人則華居美服。治艷其容。肥甘其食。器皿玩好。足其欲。遊賞宴會樂其生。鑿天地混沌以聽其所用。擷萬物精英以資其所揖。靈貴極矣。受享備矣。苟畢世無一善狀。是反不若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為世界之蝻蠹。讀

兩先生言。不力善者。蓋淡可悚懼矣。◎**逞一小忿**。增註凡拂逆處。可耐即宜耐。一時不能忍。常有已甚之患。聖人所以垂訓於辨惑也。若果已甚。應照報怨太過例再加過。發明勞曾三日。有容德乃大。有忍事方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差。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過。即憤然而發。必無受用。是為薄福之人。○沈龍江曰。老氏曰。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若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為哉。○陽明戒氣性箴曰。血氣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獲戾召愆。如火方星。弗使之燃。如泉將達。則塞其源。忘身及親。

若參於前。難處先克。終日乾乾。犯而不校。斯爲大賢。○臥雲子曰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今人貴剛。用以制人。不以制欲。則爲天德。以制人。則爲强梁矣。豈得謂之剛乎。○倪汝遷曰修隙者多起於盛怒。而盛怒又起於任性。惟任性則火氣日甚一日。久且以爲固然。只見人非。不知已失。如身在烈焰中。不至於焚燒不止也。然此根惟富貴人易中之。否則才略人亦易中之。蓋富貴才略之人必驕。驕則任性。任性而有拂吾意者必盛怒。欲無修隙。不可得也。嗚呼戒之哉。

徵事 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盍慎諸。李某信之。至期閉關謝息。適外氏來招。纔隔城數壓。不得已往。忽有肩柴者從城闉突入。衝李某倒。鈎裂其衣。李某出不意。殊怒。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悔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

雲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途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其人半夜腹痛暴死。向使一時逞忿。能無及乎。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萬曆癸巳端陽前一日。鄒南皐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皐懼毋舟泊野。至邑城取夫意甚急。邑尉奉命稍遲。呼至厲辭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厲辭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南皐退而淡自慚悔。復傳尉來。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猶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束帶以去。遂爲世儈。人烏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厥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僮之有喜心者何異。○漢劉寬行遇

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之。有晉宋沖都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大慚。丞還沖犢。沖竟不受。黃陶巷曰。文饒之行近於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於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我師也。

◎作事粗疎怠惰。【徵事】胡文定父淵從吳羲門遊。羲門所寫論語尙書。終帙一無差舛。遂妻以女。生文定。近解文宗校士松郡。拔一卷入華亭邑庠。評曰。文不爲佳。三藝不用一俗寫字。竟卷無差錯。亦見用心端愼。拔之。同此意也。又明道先生寫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是可見事事無大小。愼密者貴。而粗疎怠惰。必非端人所爲。【發明】薛敬軒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張橫渠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胡敬齋曰。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爲。君子之學。兢兢過於是。◎縱酒及亂。【增註】謂昏亂無禮。若因而打罵平人。則又加過。

【徵事】閻士劉乙嘗醉酒與人爭。旣醒大慚。乃猶古人受酒禍者以自警。遐曰百悔經。絕飲終身。顧文康公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屆指里中先後亨大年者。皆不善酒。慨然作十飲詩。自節制焉。二事皆可爲縱酒者鑒。○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沾脣。壯者許少飲。若至沉酣喧呶。必罰。奉賓客惟務誠朴。勿溢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今人於童年子弟。輒喜其善酒。其亦不講於家教矣。○胡文定公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醉否。且問所集何

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當。發明伊川先生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悖理亂行之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廣義爲貧人告戒。豈惟縱不可。日求飲之亦不可。昔有諺云。窮酒二斗。羅麥一斗。磨麵五升。飽十日。肯哉其言。貧而不能戒此。即所謂強求甘悅也。愚恐好飲者。必將執伊川先生飲酒不妨之言以爲無過。故及之。

一過 一日無所事事任意嬉遊挾優人妓女飲酒逸樂省加二倍 發明吳仲恒

曰人生世間。孰能廢食。試問食從何來。生此食者。誰農夫而已。然而農不可無教化。農不能爲器用。農不能過有無。於是乎士以治之。工以給之。商賈以周通之。要無非爲農而設也。若於農毫無所益。而徒以耗

農之食。是名游惰。游惰爲聖王所必誅。陰條與陽法無異。宜功過格不寬其過也。然今世之人。恒多閒遊成習。無業可爲者。誤之於始。其終無可如何。則惟時刻念善。見易行之善即行。雖無所事事。亦聊以不虛此日。庶可免過。○陳幾亭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即天地間一蠹物。貧賤閒遊爲小蠹。富貴閒享。輒以爲已所當然。不知所謂當然者安在。○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計之。又計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家室豐給。風俗淳厚。今也不然。有祖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穀。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憤

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宅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滯。消耗年華。妄費日用。意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姚龍懷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孟子以爲近於禽獸。乃服牛乘馬。弓矢重致。遠更有禽獸之。不。如者矣。寧止近之哉。故勤惰者人。獸之關也。雖然。人非徒不勤之爲病。更有雖勤而實非勤之爲尤病。自安於不勤者。豕也。終日勤而實非勤者。猿也。豕悖匠輪輿之晝寢者也。猿毀冠晝墁者也。二病異症。一藥治之。曰有日記功過格之法在。○陸居士賀教家。每晨揖三遍鼓。于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餓寒。莫待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大旨要在勤儉。而末一句。又即勤而實非勤之說也。

附錄　柳御史批戒子孫辱先喪家之條。舉其尤大者五。其四曰。崇尚優游。以酗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如世所稱。晉人風味者。勉予孫。刻骨戒之。士大夫之自持。與所以教子弟者。咸宜佩此。○陸魯望先生。書無不讀。名重公卿。然性高潔。不輕詣人。家貧。躬負畚鍤。率耕夫治田。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巖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號。雀鼠名號。庸何如哉。

◎作一無益之事　徵事

明宣宗嘗命黃福觀戲。對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對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也。

增註　性不好戲。命圍棋。對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也。

按無益之事。所指甚廣。至如雕文刻鏤。奇技淫巧。不特無益。而且害世。彼其記過。當另又一例者歟。◎

專喜安逸不耐繁劇。發明先儒曰。一味不耐繁。是學者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眞暴棄之尤。所宜痛改。又曰。耐繁莫甚焉。見以爲繁。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繁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繁簡。繁簡從心生。若心能寧耐。隨事日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繁之有。即此是學。即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尹和靖曰。人有避事欲不爲者。夫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魏莊渠與姪書曰。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

老常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晁迥曰。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廣義黃陶庵述周叔夜先生之言曰。因事之繁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大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屠赤水云。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眞不可縱放。閒散既久。纔有毫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傑之士。朝運百甎於齋外。暮運百甎於齋內。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

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處一小事慎始怠終** 發明 吳處厚先生論心相有三十六善其第十七曰作事周匝有始終。以是爲關係心相。有始終者。性定而享用長。不能然者。恐非福德之器也。◎**事有難爲委於不可爲** 發明 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故君子于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又曰。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按此條戒詞。正是此意。 附錄 蘇子瞻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惟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一日行坐舉止不念禮法不思誠敬縱肆無度** 警事 管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共榻上當膝處皆穿。劉器之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于足亦不移。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縱氏閉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朱子曰。呂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觀昔賢舉止如是。固知吾輩之縱肆者。最難。雖然。不可以不勉也。 發明 諸晉三曰。行坐端謹一條。遵行平時。行坐不能守禮。外則縱恣其體。內則蕩軼其心。放辟倣惰。習與性成。精神已散。而不聚。臨境之際。安

望。其有把持故往往過善而懶於爲。知過而憚於改。雖慕善實深。而終無遷善之日。夫爲善者。不難有善念。而難有善力。善力者何。敬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多其節文。繁其度數。非好爲是多事也。正以檢束人之身心。不使縱恣蕩軼。身謹而心存。心存而遷善也自易。故聖賢垂訓。恒以敬爲諄諄。蓋未有忽略敬之一字。而可爲自修之君子也。○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覺悔歲月。悠悠無成矣。○胡敬齋曰。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易行之善當境不行。

增註 按此與不肯勇決條。似同而實異。不肯直是暴棄。終身必無善端。此之不行。或偶出於疎略。不必謂善人無是也。長春眞人曰。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錯過可惜。今人於善。或有好名心。持於大而忽於小。又或有求報心。勉於始而怠於終。所以爲之往往不力。此感應篇知善不爲集註。旣以發明此條。尤甚切也。○崇修指要曰。世間好事。或謂必富貴而後可。此特無志於善者。故云然耳。自朝而出。夕而入。以至漏盡鷄鳴。清夜自捫之際。何時無善。苟以善在錢財。則歷山耕夫。陋巷貧士。將不得升閒帝側。而冠四科之選矣。◎改過怠

情致仍犯。除本過外加記一過發明朱子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設一日不富貴。難道甘作一日惡人耶。除本過外加記一過發明朱子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持放行之間。耳攀躋方寸不得上。失勢落手千丈深。學者可不畏哉。○黃

陶菴答門人書云。僕一春多爲酬應所牽。衰衰過日。因而勤靜兩欠。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置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徹事楊尚書翁遵遊人園林。食其二李。覺而痛自訟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不食者累日。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取而用之。內淡白。悔咎迄不能除。此與此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憤責。至毀其容相似。若而人也。曷有凜持之或怠者歟。○蔡虛齋寄箴云。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而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襲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堅若

絕往來者有矣。○樸菴子曰。余最服膺莊渠先生尺牘。觀其於所愛望者。必諄諄以惡聞過爲戒。其與陳原習曰。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某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與裴大典曰。尊兄自離南都。薦紳之士。嘖有後言。平時交遊。莫曉其故。因憶曩在南都時。交遊有聞尊兄之過。肯相規者。終亦囁嚅而不發。蓋憶尊兄必不樂受盡言也。與胡永清曰。雖好讜言。或姑置之。置則人不復言。道古今而譽盛德者多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韓相國休。廣平曲江流亞也。素善挺之而惡嵩佞。晚年乃曰。嚴大苦勁。蕭較軟美。此恐必有受病根原。不可放過也。凡此懇切之語。學者皆可儆心。◎喜人諂媚發明凡人譽己。須內返克當與否。已果有然者。卻其人爲褒獎。

宜益思所以副之。已未嘗然者。則知其人爲諂媚矣。於此而喜之。則諛言日進。而忠言日少。過何由去。功何由積乎。○范魯公訓姪詩曰。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徵事介甫行新法。呂惠卿一意承奉之。介甫喜其與己合。援引爲助。溫公辭樞密。且以書諭介甫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其意蓋指惠卿。介甫不喻。公嘗私謂賓客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後六年而惠卿叛介甫。既罷相。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醫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我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我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然中行子能知之而不能不喜之。此其所以不免於出亡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若太宗之惡士及。庶幾諂媚自遠。而所接無非益我者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此眞三歲兒童之言。然而人之犯此者多矣。○馬君常先生嘗述一前輩謂客曰。世人皆好譽不知何故。客對曰。惟公不喜耳。前輩欣然以爲知己。讀此條者。盍深省焉。勿如前輩之自謂不喜也。

◎惡人毀已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薛文清曰。人譽已。果有善。但

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徵事** 漢蔣琬爲大司馬。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公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矜明** 此與感應篇不衿己長句相反。天下之事。無有盡極。偶有所長。宜深自韜晦。益加涵養。則必更進。若即以炫耀矜誇。則量亦淺矣。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謙君子。謙之一字。人但襲其虛文。不能存諸實念。歐陽修長於文章。對客多談政事。而不及文章。蔡襄長於政事。對客每談文章。而不及政事。

及政事。二公其深於謙之道者歟○謝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得箇矜字耳。仔細檢點。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爲之點頭。○呂東萊曰。古今以驕矜爲通患。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古而絕出者。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爲過人。亦惑矣。○梁尚書儉卷曰。秀才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可驕人乎。○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有小失不肯明認** **徵事** 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署老疾。當罷。公至部。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潘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

遠。徙取文書登簿。令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杖。此尚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一日嗔怒不喙。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王旦平生未嘗有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塵灰置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不潔其飯。公曰。今日不喜飯。可作粥。爲宰相十餘年。人有謗之者。輒自引咎。不與之辨。○韓琦爲館閣時。嘗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閱開封試卷。二人喧爭不已。公安坐閱卷。如不聞。拱辰以公同館。忿不助己。責公。公和顏謝罪。後帥武定。嘗夜作書。卒持燭。公前偶他顧。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其人已易。公恐吏鞭之。急呼曰。弗易。渠今解持燭矣。有人獻玉杯二。公以百金購爲珍玩。一夜宴。出杯。特置一几。貯之。一日小吏觸几。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數。復顧吏曰。汝誤耳。非故也。令之起。神色寂若。

袁氏勿過格 卷四 修身格 行誼 仝

特人多喜色。鄭昨非曰。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電烏亦投林。人亦閉戶。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崇修指要曰。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程子曰。人莫不知和。衆寬緩。然臨事至於暴厲。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施愚山曰。古云。嗔火爲刼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可爲善怒者切戒。○養生對曰

無怒氣者無死法。於子孫奴婢。止見其可喜。不見其可瞋。此是天心。此是春意。此是生者機。此是壽者相。

◎身處貧乏。不能耐安澹泊。彌衰甘悅。

禍之過惡。其睹欲不制節操難守也。故列行誼條。

明或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喪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目無恥。禍必及之。因祝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徵事 裴休徵時著書經歲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太和中拜相。宣宗嘗稱曰。裴休眞儒者。○范文正公讀書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盛一器。既冷。凝結。劃爲四塊。畧晚取一塊。斷菜乾數莖。於盂。愛而啗之。其清苦如此。有留守子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公堅辭。使者留之而去。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逸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安能咬此粥乎。

附錄 孫子讀曰。學者。既知頭腦。正好於踐履處謹小愼微。如成湯大聖人。不過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大禹無間然。稱其菲飲食。惡衣服。甲宮室。今人矢口精微。縱談天則。所謂刻脂鏤氷。受用安在。學

者工夫正在尋常日用間。蓋于虛不博一實。凡事皆可作僞。惟飲食最難虛假。故大易言節飲食。孟子戒飲食之人。夫予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余借此一端。驗學人誠僞何如。小小微關尚打不破。說甚麼存天理去人欲。○楊慈湖曰。人戒節要先於味。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於此淡泊。則餘過亦輕。○唐荆川罷官歸。與友人尺牘曰。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人。膓胃滿案。且饑之而投箸矣。所以告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

◎貧士恥敝衣惡服 袁明 朱子曰有道之士鹿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陸放翁示兒語曰。凡人家子弟事事要整齊華麗。稍不及人。便自愧恥。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 袁事 張橫浦幼年力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裘衣爲送者。却不受。曰。士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煖自節抑。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 附錄 程明道曰。人于外物玩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已自先不好了也。○邵南皐曰。澹泊是士人。褆身要領。後生不省事。走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衣冠飲食。俱從儉朴始。斯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

◎日間非有勞倦神昏晝寢 袁明 念惰故神昏。神昏則晝寢矣。用心勤力之人。或以勞倦而短睡。要與神昏者有別。內返自知。不

客附會耳。附錄黃山谷答王秀才書曰。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輒効聰明之萬一。◎

見物墮地不拾起。◎見異輒張皇。徵事

程太中公尉盧陵官廨多怪。一日家人忽告郡君有物弄扇。郡君曰。天熱故爾。又日報曰。鬼鳴鼓。郡君曰。予之。俾自是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以遂息。○張莊簡公元旦拜寵。有家犬坐于寵上。衆大詫。公。亦。如。故。竟無他。恙○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又大詫。公。亦。如。故。竟無他。恙○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言當即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又解冠悌上。狗戴而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既而

其狗怪端百出。家人爭欲殺之。公終不許。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亭大位。○呂許公有子數人。欲試其量。俟齊集時。令鄰以一簋盛玉甌茶。齊餉之。既還。詐跌于地。甌皆碎。諸子聞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白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公乃曰。此子眞宰相也。後果然。○楊龜山云。章郇公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魏元忠端正厚重。至一官署。吏白多怪。公不為意。夜半撲簽有聲。僅僕縮栗。公令蒙被臥。自起坐察之。俄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攜床至舊所。公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輦女乃復攜床至舊所。公

又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衡湘梅少司馬制閫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眞假。俟取來吾閱之。當犒汝酋。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實。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即眞。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況虜酋視爲奇貨。若輕於上聞。虜益挾以爲重。萬一肯出徼璽。將眞以封賞購之乎。此爲多事矣。○開遊偶戲忘其損人。如拋磚向空。取石投水之類。○身不耕耘。一日飲食不一念稼穡艱難。發明古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附錄唐太宗教太子。遇物即誨之。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悉謂富室大家。皆當奉此爲家教。○於諸聲色香味及一切玩好之物。貪戀染著。不能克除。徵事吳晦叔言。謝上蔡自一視。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已之難也。程祠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發明屠緯眞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今時猶吳中此風爲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若饑食渴飲。有

不知此好者。衆咸以爲俗。何其大昧也。夫尤石可用。何必金玉。粗器可用。何必精好。以此取閑。祇以增冗。以此恰情。祇以喪志。○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言語脩身之四 總論

慎言所以爲修身之要者。蓋不謹其言。則氣浮心放。於行必缺。君子固當戒之。至於毀人訕物之語。尤爲喪德。且足取禍。更烏可肆然出諸口而不加之檢制乎。○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是爲僞也。惟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方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伊川先生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肉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一功 言必顧行 發明

謹於所不當言者。亦深慮其言之易而踐之難。故一則曰先行其言。再則曰恥躬之不逮。今人動輒高稱品節。侈詡事功。聽其言。讀其文。儼若特傑不世出之人。而其終未知其果能踐與否也。能言能文者。盍淡省焉。○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妄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伊川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

○陽明曰。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擺於外。志輕者。放其中。○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一分。便說十分矣。○絳。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附錄莊渠先生答鄒謙之書曰。古人云。克己最難。兄之言學。若易易者。纔一開口。便有一副當現成話頭。恐攔阻了進修實功。邪治不得。眞病願兄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著實用功。到憂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與王汝中書曰。君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害天性。所願蓋澁其言。毋使口滑。又曰。昔承教時。自訟向來用功。不曾收斂教停蓄。至哉言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若已篤吾赤誠。吶吶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

◎出一至德言。發明格言云。凡事存一个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附錄王伯安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何人不可自勉。何地不可自盡。立德須從細微處檢飭。坐立跋倘。白晝臥眠。皆足以怠心惰行。讀書人宜切戒。立功如昔賢所謂日行一利人。立說如勸人善。阻人惡。爲人講解。稱述古今嘉言懿行。凡可以裨益人者皆是。而我輩所最忌。則隨口訕笑。羣聚閒談。非惟無益。兼亦誤事。人能奉此三者。幾微不苟。畢世遵行。大可以福國利民。次亦不失爲自了漢。不則便不免蝸蠹之目矣。◎與人暗談終始謹愼無失言。發明先正有云。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令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
後裔流落。以類推之。皆不足道。○又云。凡夫客次與坐席。不能遍識。常宜自
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處世之善術。亦君子長者之
厚道也。○又云。凡夫客次與坐席。不能遍識。常宜自
處乎下。最不可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
道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及其短行。必貽怒遭
禍也。至于忿怒戲謔之中。尤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
暴其祖父之爲人。蓋非或一時激言諧語。而人之怨
之。已深入骨髓矣。語云。打人莫打臉。道人莫道實。旨
哉。○又云。凡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夫豈無
醜者在其中耶。議論有礙于彼。則彼不言而心自慼
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
彼謂我有意而言之也。○愚按先輩之論。示人以謹
于處世。而功過格指意不止謂此。直欲勉人以養氣。

荷。心馴而熟焉。聖賢氣象。不外乎此。范氏曰。凡言語
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
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于厭氣安舒。
和緩而不躁。方是學力。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合
以發明此條。其理乃完備無遺。**廣義** 按白文與八二
宜。似專指接對賓客。愚謂家人父子及至戚密友。偶
論閒談。亦不可忘於愼。之意。益謹言乃修身之要。誠
有不可須臾忽者。豈僅接對賓客之時哉。**附錄** 薛文
清曰。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
而不愼。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
之盛也。○妄者。中心無實之意。隨口而發。雖言之
中。亦爲妄耳。○李自中曰。岱羅先生嘗誡予曰。學者
大病。是言語輕發。吾生平痛加簡默工夫。未言審量
而後發。既言又必過思所言。益不切近者不敢言。不

著實者不敢言。抑尤。恐吾。心未。盡。浪。爲美。言。是即聖人所。謂不忠。信也。只此一事。終身兢兢不能無失。故曰修詞立誠。

◎揚人一善 增注 即論語所謂樂道人之善也。重在出言。若揜人一惡。則重在待人。功過格分列各有所主。

◎求寫一離婚紙。不寫。從而勸阻之。另一言一功。能勸轉者。加二十功。

三功

耳聞一人過。不出諸口。 發明 馬伏波戒子弟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至若吳郡文衡山先生。并耳亦惟恐于聞。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若此用心之厚。不誠可風乎。

十功

一月內。謊人詐人責人一切損德語。俱未嘗發一言 徵事 太原雲中山有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爲文昌社。社中素推俞麟郁從周二生。正統辛酉元旦。輪王用予司會。先期齋戒宿壇。恍見列炬燭天。諸神以各省鄉試榜冊子進呈。帝君一一批閱。事畢。召用予入見。諭曰。爾同社中周吉今科本省解元也。時用予社中惟吉最恂懦而文字復不勝諸人。聞之愕然。因頓首請問中元之故。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爲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姦淫一婦女。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化者多。父于祖孫六十餘年。最上陰德。人皆不知。惟帝是嘉。註昌三代。今吉發元。特福澤之造端耳。用予本身。以不祈母壽。降二科。俞麟以事親腹誹。

且鎪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
使窮年潦倒諸生間。用予又問郁從周帝君曰。郁從
周生畀異才。應早發顯仕。緣從周十七歲爲諸生後。
恃才傲物。諸謔譏嘲。語多褻巧。冥司錄其輕薄口過。
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命註於陰惡籍
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益三千條。將奪壽算。傷天地
之和。犯鬼神之忌。莫此爲甚。故其罪與殺生邪淫等。
用予惶恐長久。帝君又諭云。淫殺口過。絲粟有報。至
涉巧名一途。尤爲大忌。往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
知禁戒。至于口頭訕謗。隨意訕嘲。少年習氣。才子機
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
頓易爲貧窮軀殼。可不惜哉。汝當廣勸世儒。鑒茲爲
誡。用予既醒援筆記之。及秋闈。周吉果冠一省。里人
因刊補化書播告同志云。

廣義 徐伯同曰。李布政昌祺作剪燈餘話。韓中丞雍以李有此書。不得入鄉賢祠。或又謂此公大節高明。不宜以筆墨遊戲累之。此語非是。夫士大夫立言垂世。不能端風正俗。乃作猥褻怪亂之語。以蕩人志意。即其人身事無他。而於世教有舛。亦爲名實之瑕。莊列非邪慝污濁人。徒以持論縱浪。爲吾道所斥。目爲邪說。夫論人固不當以燕語掩大節。然大節自端。啓口失義。亦安得是。

三百功 終身心口如一。

徵事 尹師魯與人談論。是非無所隱。避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終。預知其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馳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復揖而逝。

明 朱子曰。言語。一確二。一字是一。一字一句是一。一句

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話。誠如何立。或問大易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詞。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道人短失

◎終身口不

徵事 宋縉雲爲布衣時。元旦風雪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猙。叱問之。曰。我等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曰。無。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余輩何敢入。言訖不見。夫不談人短。其人必極忠厚之人可知。或疑人所爲有影似處。能無辨其眞僞。示人以趨向之準。然須先舉其長。然後姑言其短。不可以談論人短爲樂事。或又疑聖人嘗有直指其失而不掩者。不知聖人存心。在天下萬世。其發一言也。不以爲勸。卽以爲懲。今人不過自矜識高口直。所論之事。非關係

風化。自任之責。非身秉化權。皆是不必言而言之。是爲刻薄。安得以妄擬聖人乎。宋文獻公濂嘗承問廷臣臧否。公但言。善者。復問否者。對曰。其善者。與臣交。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如此用心之厚。眞足令談人短失者惶恧無地。或在朝廷。不必盡如是。居鄉必當以爲恥。先賢有云。但擇善者贊之。則惡者不待貶抑。自知所警。佩服斯言。則克守功過格是條矣

三百過一生口是心非

發明 心口皆是。純善之人也。卽稱堯舜。心同桀紂。情幷合生平言。止記三百過。或疑功過格爲太寬。要其逐條記過已多。且言語如是。則一日所存之心。所爲之事。皆可知矣。過正不勝記也。細思其人。固爲大惡。是

編亦可不列。存之以爲喜學浮爲者儆。昔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眞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爲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佽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丁謂與人不作一眞實語。自謂得計。世以五鬼目之。死無葬身之地。學浮僞者。宜切戒矣。◎自負口才。無一善行。增註此亦於逐條記過外。加記之者。附錄留餘堂拈案云。龜城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爲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誑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諂謏之。官僚許其陰私。士友發其隱曲。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搆人成隙。已復兩利而並存之。見人奢靡爲豪傑。見人很毒贊爲辣手。人談佛理笑爲齋公。人譚儒行嗤爲僞學。人言一善言。則曰渠口中雖如是。心上未必如是。人行一善事。則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亂持議論。顚倒是非。習之既久。自以爲能。晚年忽病舌黃。必須鍼砭刺血流出升許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一歲之間。作者六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嗟乎。惜哉惜哉。祝期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及其未枯之先。過明師直友。苦口藥石。痛下鍼砭。一旦翻然悔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其舌上青蓮花。且爾天蓋地矣。天生如此美舌。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夫入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爲祝期生之舌者。不亦苦矣哉。

五十過 代寫一離書 徵事

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第籍汝與孫洪皆有名但洪名下有朱批云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訴求離夫某為代寫離書初不知其為罪過也生以夢寐不足憑解之及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悵恨不已生曰某西歸當為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睽離人姓氏孫夫婦果俱未有偶生為具道一民因緣置酒合之如初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宦轍所至有離婚事未嘗不婉轉調護常稱其事以告人見天遣之可畏云

三十過 揭發一人陰私 謂雖有其事而人未知者若關係其人名節因其一發而使不可為人加二倍 徵事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自出是非雖至親莫逆面後即媒孽其短略聞人一隱事便遍處播揚一日偶出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蘇頌在杭州時有以私事相囑者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懷忿數詆公或勸公上其昔日所記私書公笑曰訐人之私我豈為之公後拜相○老子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哀了凡曰凡一事而闢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也凡一語而傷吾長原雖閉談酒譙慎勿形言又曰

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數語最堪儆省。◎為理曲人代寫一訟狀。得酬者另百錢一過 **儆事** 薛敷專工虛揑詞狀。能飾無理為有理。以此致富。後延道士醮謝。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已而家產盡蕩。敷渡江溺死。○文光讚之。終身官事糾纏。死後貽累及子。光讚以夙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今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簞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之懺悔。教之矢心行善。後果漸息。○蕭蘭玉山人。家貧。住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做狀。先為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為寫狀。必叩其情實。方纔下筆。嘗數日不舉火。寧忍饑不肯為人。任造一語後

三十過 詆毀人行事。 **附錄**

南山子曰。好人譽已。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已。而樂道人之不善。為至戒。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以言人。莫大於言人之非。◎出語阻人婚姻。若實知其男女失配而阻之者。免過。 **廣義** 彙編註曰。如或至親密友。託我詢訪。其在容貌之媸。宜為掩飾。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毋酌可也。◎譚人閨闈。及傳述一傷風敗化事。謂人所共知者。若迹不甚著而喜為播揚。加倍。

十過 播一人惡。 **發明** 劉子曰。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恒。情妬以傷人為

務。○段成式曰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噸蹙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造一人諢名歌謠。徵事 聶從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可復揜。竟坐毀謗朝政。竄死登州。藁葬路傍。○道士章齊一。好作詩歌以詆誚人。每一詩成。令人醜態畢露。竟得惡疾吐血死

五過 竟日多浮浪語。未嘗發一善言。附錄 鮑曼殊感應篇解云。太上之訓曰。吉人一日有三善。凶人一日有三惡。皆以語善語惡爲首。所爲語者。兼筆舌二者而言。惟筆與舌。關係教化種善無窮。而其流惡亦甚。凌孟子正人心。首重閑邪說。而甚其罪于弒父弒君。嘗觀潛崇之語世子商臣以其不能事。不能行。隨以行大事懲惡之。夫以弒父之大逆極惡。而變其名曰行大事。是何異于後世橫議之徒。變盜賊之名爲好漢。而開千古之殺機。變淫亦之名爲風流。而壞萬世之注寘。故商臣弒父。實潘崇之邪說有以啓之也。口之爲惡至此。又有一言諂佞而禍延家國。如唐高宗立武后未決。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遂以定立。其後革命稱周。殺唐子孫殆盡。而勣子敬業。即首罹武氏赤族之誅。豈天下受其流毒。家族亦受其慘報。不過一言而已。又有一言而禍延宗社。潛移閫祚者。如漢孝成以日食地震。吏民多以王氏爲言。辟左右。問于安昌侯張禹。禹欲自託于王氏。顧謬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惟神爲對。而反詆言王氏者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帝遂不疑王氏。而卒致新都篡國。舉二百年火帝之祚而

斬之。亦不過一言而已。其他或用于激發。或形于戲謔。或用于離間。或用于誑誘。語惡貽害。累幅難窮。至荀卿倡性惡之矯說。而眉山推本。以爲致李斯之焚書。竹林高放誕之清談。而夷甫臨刑。始追恨虛無之禍國。及後世論厭中庸。議求新說。贊水訐爲忠義。而揭竿斬木者。奉爲枕內之陰符。美卓氏之艮緣。而鑽穴踰墻者。推爲桑中之矯矢。嗤道學爲迂濶。而師儒于弟。咸有飛揚跋扈之雄。笑禮法爲虛拘。而飲啖喧譁。不勝投石超距之勇。或斷取六經四子之章句。間佐恢諧。或改竄先儒古德之格言。戲供調笑。一唱衆和。咎有攸歸。此語之惡。形于議論者也。黃山谷好作艷詞。而秀師訶其誨婬。恐墮泥犁惡道。劉河間僞造古史。後郡官疑其通賊。不免束餓危身。奈何裨官野史。逞胸臆以肆議彈。小說歌謠。訐陰私而行排訕。若

夫傳奇風化所關。揆諸當日優孟衣冠之意。亦將後世激揚懲勸之文。如琵琶之剪髮荊釵之投江。覽其事。則千載如生。詞其詞。則九原可溯。責袍覆閣中之女。燕山疼鋤下之金。百種之中。勸箴感著。四聲所被。觀感殊多。豈意濫觴至於今日。盡諧淫詞。爭翻艷曲。花間月下。觴咩樓邊。片紙單襜。便綰同心之結。游尼野嫗。羣率月老之緣。石榴車中。棄父母如敝屣。壯丹亭側。誣鬼神爲率頭。榜唱銅龍。無不儉香之才子。屏開金雀。無未識面之佳人。似天道之福婬。令群聲而吠影。標風流之赤幟。滌器無慚。壽俊少以烏頭。窺鄰自喜。宜淫放誕。長此安窮。漸盈惠子之車。應付咸陽之炬。此語之惡。形于撰述歌詠者也。然則語之造業最深。流毒最廣。明明若此。喋喋何爲。而世之認賊作子者。方且美之曰口才。亦有拒諫飾非者。方且恕之

曰口過。自非太上正其名曰惡。更列于一日三惡之首。亦孰知舌頭三寸。筆下數行。招身家之重殃。受鬼神之陰罰。若是其甚哉。雖然。太上訓作惡者。以改悔爲轉禍爲福之道。他惡改之爲難。他善積之亦難。或阻于力之所不能。或迫于時之所不逮。唯改語惡而積語善。止在一掉舌接筆間耳。改惡無易于此。積善亦無易于此者。筆刀一轉。便堪翻貝葉于毫端。舌劍一輪。已可吐蓮花于勝上。及江湖之未禿。幸張義之猶存。無假錢財。不須勢力。且於舌上勉作慈航。不必普度皆可立轉善因。同登福地。◎出一不利人語。附錄葉寅所訓士曰。不必廣行施濟。且於口頭少留元氣。則千間大厦。萬丈長裘。俱在舌尖矣。◎談論一穢事。

三過 在意出一損德語 增註

固非三過之可定也。○感應篇訓謗二字。雖大惡。畏而不敢。然任意出言而流爲損德。在文人墨士。往往有然。即如南昌一士人。素好詼諧。躁令改建文廟。遷聖像。像盡泥塑者。重而難舉。士戲曰。夫是之謂仲尼。令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人耶。士慚而退。是夜夢被追至一所。有一官叱之以侮慢先聖。命杖三十。既覺。遂瘂。自是不識一字。夫此士人。重言之。固爲訕謗矣。宪言之。不過任意出一損德語耳。吾輩試平心內返。得毋有一語之微類於是者乎。充類至此。固知任意之萬不可也。◎發一不由衷之言欺人。增註 此條有二解。或出浮僞。小人之過也。或出激烈。君子之過

也。發明朱子曰與朋友交。非謂要去問他。方爲不信。只信。日。說來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聞鐘集曰人生俱是欺。欺人欺己。髑尖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夜思之。寧不自愧。◎致知未到任意出一偏僻不當理語。解釋經傳者尤愼之。附錄朱子曰仁者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是謂不仁。不仁底人。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心常。如。鞭。底。相似。都不管。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好指摘前賢過失。快一時議論。發明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侯無死。禮樂其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尙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于先輩不敢妄論。勞曾三日。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東坡晩年。常悔以前好議論人。爲學問未到。吾輩須宜禁口矣。○薛文清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論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平時妄論鬼神爲不足信。發明王法雖詳。亦有法所不能及。惟賴鬼神之事動之敬畏。故自古及今。有卜筮之文。有祭祀之典。乃漫

無所據而妄論爲無。則必有信其無者。意念之間。隱微之地。亦何所不爲乎。昔阮瞻作無鬼論。一日有客求見。談論名理。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以爲無。客厲聲曰。鬼神之事。聖賢皆以爲有。子乃立論破之。敢以爲無。吾卽鬼也。忽變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阻喪。歲餘而卒。姚龍懷曰。聖賢覩面見鬼神。殊形異相。對之儼然。無畏怖心。而惟于不覩不聞之地。常存敬畏鬼神之心。今人二者皆反是。苟其見鬼神形。聞鬼神語。求有不畏者。而朋居則一無所畏。反疑報應爲荒虛。誕神靈爲虛誕。問其故。曰吾不見也。不聞也。若然。則聖人當日視之而見。聽之而聞。爲鬼神之德矣。夫視之而必見。聽之而必聞。則鬼神與物爲二矣。又烏能體物不遺哉。故不可見不可聞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見可聞者。鬼神之變也。聖人從其不見不聞而明其故。顯則畏之於對越駿奔。幽則畏之於爾室屋漏。愚人因其不見不聞而執爲無。故往往畏之於喪敗之候。爲疾之中。然見而後畏。畏而後信。晚矣。昔有囂徐夫人。操七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縷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竊而試之。急呼人曰。果然。聲絕而氣亦絕矣。人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何以異此。悲哉。

◎妄出一語。忘人戒行。

過 言與行違。發明 格言云。口勸人實行不副。名爲欺學問。○晦菴先生曰。今時秀才。眞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都是不廉不義。此所謂能言之鸚鵡也。○莊渠先生曰。邇來學者多好爲大言。說得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眞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眞僞判矣。◎虛言一

小事。指無礙者。若因而誤事。加十倍。增註無其事而言之。與有其事而或。抑。揚失。寔。總謂虛言同此不忠信之過也。必如朱夫子所稱丁一確二之人。乃能弗犯于此。非然者。雖不至于駕空提言。而抑揚失寔。鮮有不蹈其弊也。尙愼旃哉。◎泛濫出言無所宗主或突然混雜。

不中事情。發明薛文清曰。句句着寔。不脫空。方是謹言。又曰。一言不妄發。則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張籍與昌黎書云。此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於令德。◎以成敗妄論人短長。增註謂身在事外。不知其中得失而妄談。故爲過。即感應篇所謂見他失便。便說他過也。若確有眞見。論之令人心服。不得爲過。發明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受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是則成敗豈足以論人乎。○福壽全書有云。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尙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愼毋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愼毋輕議人也。○陳后山曰。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隨衆談人過失。 徵事 吳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在屏後聞之。客去。答賀曰。汝常情何責之重也。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我獨有一子。乃妄議人。豈保長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懼。因此痛自改悔。爲名儒。○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于齊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是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云。○高忠憲公自記曰。甲午八月過杭。錢繼修傳太恒拉遊昭慶。入寺。丁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熱。日間偶聞一七人炎涼之狀。淡愧其復負時名。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一復。小宛之亦。章不能成寐。

◎未嘗設身處地審勢度情局外輕議人事。 增註 須知議事與論人有別。妄論人品者。褒貶不足爲憑。輕議事體者。處置非能恰當。皆是失言。程子以傷易爲戒。誠銘佩其箴。此等過庶能免歟。 附錄 呂東萊曰。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

◎輕發一然諾。 增註 按交接條有云。負一約。約者。以事許人。而忽虛其願望。是爲負人。茲所謂然諾者。以事任己。而不度諸情勢。是爲率口。異日者。欲避負言之譏。而卒至于必不可踐。則豈非其發之不謹哉。 發明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薛文清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必

不能戒言矣。◎背後率口罵人。◎發一自譽之詞。增註即行誼條中矜詡已長也。有矜心者必目滿。則累于行。發褒語者必誇張。則失于詞。故各自記過。發明薛文清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已脩體面喜談其往時賤行。◎舊怨已釋。復談及之。◎未通曉者輕發一語以取辱。徵事楊守陳以洗馬簡素。以爲卑官也。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馬。公笑答曰。勤則多洗。惰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蹶而起。居丞蒲伏乞哀。公笑而不較。世之輕於發言如驛丞者。豈少哉。觀此而知開口之不可不慎矣。

◎輕述一不應述語。或致家庭不睦。致外人成一怨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恨加十倍。發明沈龍江曰。凡兩輕述。雖出於無心。非若挑嗾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是挑釁也。一也。故當切戒之。○呂叔簡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愼之。◎出言倜不矜愼。致失詞令之體。增註按詞令之體。蓋就應對時言。如稱自稱。應作謙詞。而亦隨口出之。非失體乎。嘗記坐一友人齋。友人出會客。退而有悔曰。吾適因客自舉妻兄。我詢之曰。令妻兄何在。既而思妻之一字。出言失體。易不曰令舅。而爲此蠢俗也。余因識於心。今繹功

過格斯條。大抵謂此類也。又如枕流漱石等言皆是。

發明 薛文清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其寡過矣。

廣義 愚繹白文不矜慎三字。包括甚多。刻本有一條云。議論前後不符。蓋輕發議論。本無確實之見。以致隨機轉易。不相照管。此亦不矜慎之過耳。又或輕發一詢詞。不當人情。不中事機。皆是不矜慎。故薛文清嘗自責曰。早間又多問人一事。爲失言矣。又記一少年。握某名人書扇遊僧寺。遇一人取觀之。微笑。少年曰。某名人書何如。恐實不副其名。初不知觀者即某名人。彼以見已名而笑也。後深自悔其失言。又如湘東王於江東泛舟宴樂。功曹劉源乘醉離騷句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栗。蓋湘東眇一目。而劉源止取帝子降兮句爲巧合。却不慮及下文之有

忌諱也。以此見出言總以慎默爲主。又嘗記浙中一官審事訟者執券爲據。呼曰萬里江山一點墨。官大怒。審未畢加扑責焉。蓋官之諱曰萬里。且又眇一目。訟者不思而觸其忌也。又有御史曰范萊。與同年飲。同年不勝酒。呼曰拿飯來。范大怒。其事相同。言顧可不慎歟。呂榮公嘗言。凡與交游書。聞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發明 先賢矜慎如斯。可爲法也。

偶聞一道路不根之語。浪爲傳播。

薛文清曰。凡事必有徵驗之實。則可言。不然。即妄言者多矣。

徵事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衆賓聚談。葉道卿被罪去位。一人問決有報矣。競云傳聞。葉子曰。諸君誤聽。此乃

小子家君。以祖母年老求便。實無罪過。衆賓頁報。幾失所措。喜述新聞者。每多犯此。◎讀書士子習爲市語。【明】【通】魏莊渠先生社學規條云。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誘勸言笑動止。不許習爲市井之徒。大則化家善俗。苟不見用。亦不失爲君子。◎隨口出一戲謔言。【發明】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狎也。○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又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未嘗有不意之變。可憂之事。平居無端發歎。【發明】是亦足以徵心不存而氣不定也。

終